頌

史論

贊

史述贊

符命

十二

へ 16
2701
13

門 へ 16
號 2701
卷 13

金壇後學于光華惺介編次　男 埰峻如 壎伯吹 堅式玉校字 域超昤

王子淵聖主得賢臣頌（漢書王褒爲益州刺史王褒作中和樂職宜布詩褒因奏言褒有軼才上乃徵褒既至詔爲此頌）

夫荷旃被毛（四句自謙起○下毛吹去聲）者難與道純絲之麗密（旃氈也氈毛布裘外所服純絲綢帛也）羹藜唅糗（羹臣作含）糗者不足與論太牢之滋味（糗乾食也）今臣僻在西蜀生於窮巷之中長於蓬茨之下（茨覆也）無有游觀廣覽之知顧有至愚極陋之累不足以塞厚望應明旨雖然敢不略陳愚心而杼情素（漢書杼作抒小顏注抒泄也）記曰恭惟春秋法五始之要在乎審己正統而已（此勉宣帝恭敬也五始元年春王正月公

卻曰西京文字多矯健而子淵已近鋪排承司馬之流波開東京一派骨力衰而詞采勝矣

昭和 十 年
二月一六日
購求

陸曰器用則不可少不可令缺壞亦妙喻也。孫曰此等取喻處亦斐然有華文氣亦切貧有鋒第銘裁力淺終不耐咀嚼。何曰屢提得字

即位也元者氣之始春者時之始王者受命之始正月者政教之始。○此○論○賢○臣○之○急○也○公即位者一國之始審已正統莫要於得賢人故本五始而言之也夫賢者國家之器○重○用也所任賢則趨舍省而功施普器用利則用力少而就效衆以工喻故工人之用鈍器也勞筋苦骨終日砥砺及至巧冶鑄干將之璞淸水淬其鋒越砥斂其鍔巧冶即歐冶善鑄劍人干將屢見前砥磨石出南昌故曰越砥斂謂磨也水斷蛟龍陸斬專犀革斬截也忽若篲遂汜泛畫塗篲掃帚也汜灑地也若以篲掃于汜灑之處也顏曰塗泥也如以刀畫汜中如此則使離婁督繩公輸削墨雖崇臺五層延袤茂百丈而不溷以御喻者工用相得也延長也袤廣也溷亂也庸人之御駑馬亦傷吻弊策五臣作檠而不進於行胸喘膚汗人極馬倦及至駑駘騂乘去聲旦駑駘騂旦皆良馬名駑則旦至故以爲名孟康曰良馬低頭口至膝故曰駑膝王良執靶霸韓哀附輿王良韓哀古善御者靶轡也縱騁也宋衷云韓哀韓文侯也縱騁馳驅忽如影靡過都越國蹶如歷塊蹶疾也歷塊遇一小塊也追奔電逐遺風遺風風之疾者

也周流八極萬里一息何其遼哉人馬相得也故服絺綌之涼○絺得賢臣之功者不苦盛暑之鬱燠襲狐貉之煖者不憂至寒之淒愴何則有其具者易其備賢人君子亦聖王之所以易海內也是以嘔嫗喻俞受之嘔喻和悅貌開覽裕之路以延天下之英俊也夫竭智附賢者必建仁策索人求士者必樹伯迹昔周公躬吐握漢書作捉之勞故有囿空之隆建仁策也文子法寬刑緩囿圃空虛齊桓設庭燎之禮故有匡合之功樹伯迹也

薛詩外傳齊桓公設庭燎爲士之欲造見者期年而士不至於是東野人有以九九見者桓公使戲之曰九九足以見乎鄙人曰臣不以九九足以見也臣聞君設庭燎待士而士不至以君天下之賢君也士自以爲不及故不至也九九薄能而君猶禮之況賢于九九者乎九九即算術也由此觀之君人者勤於求賢而逸於得人人臣亦然昔賢者之未遭遇也圖事揆策則君不用其謀陳見悃誠則上不然其信進仕不得施效斥逐又非其

方曰八字是立言大旨以上俱從君相求賢臣說。方曰以下就賢臣說。此段入

正位以賢臣之未遇陪出賢臣之遇

愆是故伊尹勤於鼎俎太公困於鼓刀鼓刀屠牛也文子伊尹負鼎而干湯呂望鼓刀而入周百里自鬻窮戚飯牛離同羅此以賢臣遇聖主作翻此患也及其遇明君遭聖主也運籌合上意諫諍則見聽進退得關其閎猶閉也忠任職得行其術去卑辱與郁渫而升本朝離疏釋蹻脚而享膏粱奧稻也漢狼也辱汗也屬以繩為屨也剖符錫壤而光祖考傳之子孫以資說士資說士謂使士有所資益而喜悅也故世必有聖智之君一〇締一〇此嚙君臣之相得之美而後有賢明之臣虎嘯而谷風洌龍興而致雲氣管輅別傳龍者陽精和氣感神二物相扶故能興雲虎者陰精而居于陽依木長嘯動於巽林二數相感故能運風五臣虎上有故字無谷字氣作蟋蟀俟秋吟蜉蝣出以陰易曰飛龍在天利見大人詩曰思皇多士生此王國故世平主聖俊乂將自至若堯舜禹湯文武之君獲稷契皐陶伊尹呂望之臣明明在朝穆穆布列聚精會神相得益章雖伯牙操

孫曰有何深味

正言聖主得賢臣之效所以為頌也一結寓諷

鏡遽鐘逢門子彎烏號猶未足以喻其意也二十四鐘各有節奏聲之不常故曰遽鐘五臣作號鐘琴名也逢門逢蒙也烏號黃帝弓名逢作蓬一故聖主必待賢臣而宏功業俊士亦俟明主以顯其德上下俱欲懽然交欣千載一會論說無疑翼乎如鴻毛遇順風沛乎若巨魚縱大壑其得意如此則胡禁不止曷令不此言○其功效行化溢四表橫被無窮遐夷貢獻萬祥必臻是以聖主不偏聽而獨任也偏聽則闇獨任則蔽堯聽四目舜聽四耳故能明也望而視已明不殫傾耳而聽已聰言賢臣為君耳目故也恩從祥風翱德與和氣游太平之責塞優游之望得為君之道莫太平而優游今已太平是責塞也今已優游是望得也遵游自然之勢恬淡無為之場休徵自至壽考無疆雍容垂拱永永萬年何必偃仰詘信五臣詘信作屈申若彭祖呴噓呼吸如喬王松赤松子眇然絕俗離世哉漢書是時上頗好神仙故褒對及之詩曰濟濟多士文王以寧益信乎其

何曰因之以諷方曰一句結住收局奇

以寧也

陸雨侯曰敘君臣相資而歸重於君得其槩矣。

何義門曰文各有體。此固頌也。不得以浮靡薄之。

孫曰起處甚古勁有勢。

揚子雲趙充國頌 漢書成帝時西羌嘗有警上思將帥之臣追美充國乃召黃門郎揚雄即充國圖畫而頌之。

明靈惟宣 漢宣帝 戎有先零 憐 先零西羌別號 先零猖狂侵漢西疆漢命虎臣

惟後將軍整我六師是討是震 漢書遣後將軍趙充國擊西羌 既臨其域諭以威

孫曰稍涉率易便不如擊之。

德 漢書充國至西部都尉府欲以威信招降罕开乃上疏曰因日致穀威德兼行 有守矜功 謂之弗克 有宋酒泉大守辛武賢也言充國屯田非

請奮其旅于罕之羌 罕羌名武賢言但擊罕羌先零自降也 天子命我從之鮮陽 漢書注帝

使充國共討罕并於鮮水之陽 營平守節屢奏封章 漢書充國封營平侯屢奏封章言屯田之便不從武賢之策 料敵制勝

孫曰風度儘勝第太近今。

威謀靡亢 亢指也 遂克西戎 還師于京 鬼方賓服 罔有不庭 鬼方即先零也 昔

周之宣 謂周宣王比宣帝 有方有虎 詩人歌功乃列于雅 叶五 在漢中興 充

國作武赳赳桓桓亦紹厥緒 一作後 叶戶

孫月峯曰古淡簡核。居然高調。第似尚未極深沉之致。

何義門曰百餘字耳。敘致詳贍。可爲後人法戒。所以爲作者頌

○漢時惟韋孟有三百篇之風。子雲遂不競矣。

陸曰出師當爲師頌。今僅頌鄧騭諛矣。

孫曰如此入題。却只是光武時事。

方曰不順二句。上宜補光武中興。如何便入安帝。

孫曰不無草率意。

何曰差非勍敵。故但言其遠且

史孝山出師頌　後漢書鄧騭字昭伯。女弟爲和熹皇后。安帝立。騭爲虎賁中郎將。迎拜騭爲大將軍。既至。大會羣臣。賜以束帛乘馬。

送騭西屯漢陽。使征西校尉任尚與羌戰大敗之。遣中郎將迎拜騭爲大將軍。既至大會羣臣賜以束帛乘馬。

茫茫上天。降祚有漢。兆基開業。八神攸贊。五曜霄映。素靈夜歎。

皇運來授。萬寶增煥。五曜五星也。漢書元年冬十月五星聚于東井。沛公至霸上。素靈白帝子也。漢書高祖夜經澤中有大蛇當徑斬之。後人至蛇所有嫗哭曰。吾子白帝子也。化爲蛇。當道。今赤帝子斬之。

不順東夷。構逆西零。西零。鄧騭先零也。乃命上將。授以雄戟。桓桓上將。實天所啟。

允文允武。明詩說禮。憲章百揆。爲世作楷。古作開。昔在孟津。惟師尚父。

素旄一麾。渾一區宇。蒼生更始。朔風變楚。六臣作律。蒼生猶黔首也。薄伐獫狁。轉合。

猶至于太原。詩人歌之。猶歎其艱。況我將軍。窮城五臣作域。極邊。鼓無停聲。旗不暫褰。澤霑遐荒。功銘鼎鉉。叶絃。

我出我師。于彼西疆。天

子餞我軺車乘黃言念伯舅恩深渭陽渭陽康公念母也介珪既削列壤
於○此○詳○於○此○有○者○位○罷○於○之○妙○微○旨○依○存○也
酬勳叶訓今我將軍啟土上郡傳子傳孫顯顯令問

孫月峯曰詞彩格調俱只平常。

何義門曰孝山雖非大手筆。然亦不爲鄙拙。文章當與雅頌同氣。夫豈易言。○文雖曰頌。其實刺也。隋先敗於冀。再敗於襄。辱國數奔。議棄涼州。稱引古烈。所以愧之。太后臨朝。不加之罪。反迎拜爲大將軍。失政刑矣。末又深著天子篤念渭陽使自如其非據而思所以善其後也。

孫曰突然起甚奇。

劉伯倫酒德頌

有大人先生以天地爲一朝假、辭、萬期爲須臾萬期萬歲之期也日月爲扃牖八荒爲庭衢行無轍迹居無室廬幕天席地縱意所如
白開闢以來○○○

而蹙之幽而養之祝曰類我人則化而成蜂矣向註焉字屬在下句言二豪何如二虫之微小也淪註云從善註爲良

孫執升曰極眞率極豪邁是醉話是達語浩浩落落眞足破除萬事昌黎謂其有托而逃或亦終是止襟之論

何義門曰撮莊生之旨爲有韻之文仍不失瀟洒自得之趣眞逸才也竹林七賢論佾未嘗措意文章終其身凡著酒德頌一篇而已

方伯海曰古人遭逢不幸多託於酒謂非此無以隱其幹濟之畧釋其悲憤之懷故酒非眞文人不可飲也自後世以衒杯爲高致蕩業破家廢時失事甚至干犯名義敗於酒後悍然爲之予見流輩以此覆墜家聲驅納法網矣折身命者多矣正不得借劉參軍阮步兵爲口實也○酒中忘思慮絕是非不知寒暑利欲此便是德乃命題之旨

陸士衡漢高祖功臣頌

相國鄧贊文終侯沛蕭何相國所任之官鄧所封之國文終諡也侯爵也沛所生之地餘倣此相國平陽懿侯沛曹參太子少傅留文成侯韓張良丞相曲逆遇獻侯陽武陳平何曰孔氏雜記載曲逆漢書無別音文選註曲區句反逆音遇漢書賈參傳顏註曲音邱羽反逆音顒文選逐讀曲爲區句反誤顒爲遇按郡國志章帝醜其名改蒲陰則當讀如本字審矣楚王淮陰韓信梁王昌彭越淮南王六黥布趙景王大梁張耳韓王韓信平聲正韻韓王信本與淮陰侯同名嫌誤讀作新燕王豐盧綰長沙文王吳芮荊王沛劉賈高祖從兄弟太傅安國懿侯王陵左丞相絳武侯沛周勃相國舞陽侯沛樊噲右丞相曲周景侯高陽酈商太僕汝陰文侯沛夏侯嬰丞相潁陰懿侯雎陽灌嬰代丞相陽陵景侯魏傅寬車騎將軍信武肅侯靳歙大行廣野君高陽酈歷食異其

此段總起以下分頌。

基中郎建信侯齊劉敬太中大夫楚陸賈太子太傅穆嗣君薛叔孫通魏無知護軍中尉隨何新城三老董公（新城鄉名三老官名秦法十里一亭十亭一鄉鄉置三老一人掌教化）轅生將軍紀信御史大夫沛周苛平國君侯公（侯公封爲平國君史失其名）右三十一人與定天下安社稷者也（五臣無此序）頌曰

茫茫宇宙上嵺（參上聲）下黯（嵺混亂不清貌黯黮貌也）波振四海塵飛五嶽（波振塵飛喻亂也）九服徘徊三靈改卜（三靈天地人惡泰之亂改卜而爲清平也）赫矣高祖肇載天祿沈跡中鄉（中鄉即中陽里也漢書高祖中陽里人）慶雲應輝皇階授木（漢書范增曰吾使人望沛公其氣皆爲龍成五色春秋保乾圖黑帝治八百歲運極而授木蒼帝七百三十歲而授火言漢之歷運爲周木德所授也）龍興泗濱虎嘯豐谷（漢書高祖爲泗水亭長居沛豐）彤雲晝聚素靈夜哭（漢書高祖隱于芒碭山澤間呂后求常得之曰季所居上常有雲氣所在也素靈見出師頌金精仍顯朱光以渥（金精秦也朱光火德漢也）萬邦宅心駿民效足堂堂蕭公（蕭何王跡是因綢繆皦銳）后無競惟人外濟六師內撫三秦（漢書何守關中漢王數失軍何常與關中卒輒補缺）拔奇夷難邁德振民（拔奇謂舉韓信也）謂宗臣（宗臣國所宗也）平陽樂道在變則通（賈參好黃老術故曰樂道）爰淵爰嘿有此武功（漢書秦將王離圍鉅鹿參擊大破之又擊三秦軍壞東破之壞東地名）協策淮陰亞跡蕭公（漢書魏王豹反參以假丞相別與韓信東攻魏將孫遬又從韓信擊趙又從韓信擊龍且又位次蕭何第一賈參次之）文成作師通幽洞冥永言配命因心則靈窮神觀化望影揣情鬼無隱謀物無遁形武關是闢鴻門是寧（漢書漢王兵還下邑曰吾欲捐關以東誰可與共功者良曰英布彭越可急使韓信可屬大事當一面捐之此三人楚可破也按榮陽今河南開封府榮陽縣下邑今開封府夏邑縣）難榮陽卽謀下邑（漢書漢王與良西入武關良曰臣開秦將屠者賈豎易動以利今行重寶啗秦將秦將果欲連和沛公欲聽之良曰此其將欲叛主卒恐不從不如因其懈擊之乃大破之又項羽至鴻門欲擊沛公良要項伯具言沛公不敢背德項王意乃解按鴻門在戲水西戲水在西安府臨潼縣東）隨何曰兩策相反而皆有功可見陸曰兩策相反而皆有功可見）銷印慕（忌廢）推齊勸立（漢書項羽急圍漢王滎陽鄭食其說立六國後漢王趣刻印良發八難趣何曰平陽當頌其清淨寧一何曰爰淵爰嘿謂淸淨寧一也淵默沉靜也）長驅河朔電擊壤東（漢書秦將王離圍鉅鹿參擊大破之又擊三秦軍壞東破之壞東地名）協策淮陰亞跡蕭公（漢書魏王豹反參以假丞相別與韓信東攻魏將孫遬又從韓信擊趙又從韓信擊龍且又位次蕭何第一賈參次之）文成作師通幽洞冥永言配命因心則靈窮神觀化望影揣情鬼無隱謀物無遁形武關是闢鴻門是寧（漢書漢王與良西入武關良曰臣開秦將屠者賈豎易動以利今行重寶啗秦將秦將果欲連和沛公欲聽之良曰此其將欲叛主卒恐不從不如因其懈擊之乃大破之又項羽至鴻門欲擊沛公良要項伯具言沛公不敢背德項王意乃解按鴻門在戲水西戲水在西安府臨潼縣東）難榮陽卽謀下邑（漢書漢王兵還下邑曰吾欲捐關以東誰可與共功者良曰英布彭越可急使韓信可屬大事當一面捐之此三人楚可破也按榮陽今河南開封府榮陽縣下邑今開封府夏邑縣）銷印慕（忌）廢推齊勸立（漢書項羽急圍漢王滎陽鄭食其說立六國後漢王趣刻印良發八難趣

行文之妙

銷印後韓信破齊欲自立爲齊王漢王怒貝勸封之運籌固陵定策東襲三王從風五侯允集漢書漢王與諸將會擊楚至固陵不會王曰諸侯不從奈何良曰今能取睢陽以北至穀城王彭越從陳以東傅海與信則楚易敗也於是皆引兵來項王敗自刎三王韓信彭越黥布也羽死烏江蕫豬楊喜馬童呂勝楊武等五人各得其一體乃封五人爲列侯按固陵在河南開封府陳州烏江在江南和州城北霸楚實喪皇漢凱入怡曲逆宏達好謀能深游精奮漠神跡是尋陳平好道術元理重元匪奧九地匪沈重元天也伐謀先兆擠響于音凡兆爲謀始先兆而伐其謀猶響爲音紉欲擠其響先於音而抑之也奇謀六奮嘉慮五臣作聲四迴漢書陳平凡六出奇計法言注張良爲高祖初封留侯良曰願棄人間事從赤松子游耳乃學辟穀導引輕身之術史記良曰陳平出奇策四皆權謀非正也規主於五臣作以足離項於懷格人乃謝楚翼實摧漢書淮陰破齊欲王使使來言漢王怒罵平躡漢王足乃厚遇齊使又陳平曰項羽骨鯁之臣不過數人大王捐金行反間間其君臣破楚必矣格人謂范增韓王窘執胡馬洞開漢書人有上書言韓信反陳平曰陛下第僞遊雲夢信出郊迎謂陛下因禽之亞上至平城爲匈奴所圍用平計使單于閼氏解圍以得出迎文以謀哭五臣作送高以哀漢書呂太后崩平與勃合謀誅諸呂立文帝平本謀世哀

邵曰平敘中有詳略分合自見筆法之變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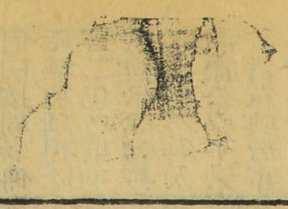
何曰作贊用此等語恐未高雅

高帝崩平馳至宮哭殊悲灼灼淮陰靈武冠世策出無方思入神契奮霄雲興騰跡虎嘯凌險必夷摧剛則施毳肇謀漢濱還定渭表漢濱高祖初封地渭表三秦也京索既扼引師北討漢書漢擊楚彭城漢兵敗信發兵會睢陽復擊破楚京索間齊趙魏皆反與楚和以信爲左丞相擊魏濟河夷魏登山滅趙漢書以大罌缶渡軍襲安邑虜魏王豹選輕騎二千人從間道登山望趙軍技趙幟立漢幟禽趙王歇威亮火烈勢踰風掃孫子兵疾如風侵掠如火三軍可奪氣將軍可奪心也拾代如遺偃齊猶草漢書韓信進擊代禽夏說閼與漢書信發趙兵未發者擊齊信引兵東遂渡河襲齊歷下軍至臨淄齊王走高密二州肅清四邦咸舉魏趙屬冀州齊代屬青州四邦魏代趙齊也乃眷北蕞遂表東海叶虎燕燕從風而靡表東海謂爲齊王也克滅龍且疽爰取其旅漢書楚使龍且救齊信擊殺之楚卒皆降劉項懸命人謀是與漢書蒯通說信曰當今兩王縣命子足下足下爲漢則漢勝與楚則楚勝念功惟德辭通絕楚漢書項王使武涉說信與楚通和三分天下而王齊信自以功大漢不奪我齊遂不聽彭越觀時骏籍迹匿光民具爾瞻翼爾鷹揚漢書陳涉初起或謂越曰豪傑叛秦公可救之越曰兩龍方鬬且待之故云骏匿後佐高帝故曰鷹揚威凌

何曰信越誅夷於此贊中總見此文章變化處

韓信盧綰合作一贊

楚域質委漢王靖難河濟卽宮舊梁（漢書漢使賜越將軍印綬使擊楚大敗楚軍捽越爲魏相國後倂楚權於梁地）烈烈黥布耽耽其眡名冠疆楚鋒猶駭電覩幾蠭蛻悟主革面（黥布初爲楚將後歸漢故云蠭蛻革面謂改而北面事漢也）肇彼梟風翻爲我扇天命方輯王在東夏（東夏卽陽夏也漢書漢王追項羽至陽夏也）矯矯三雄至于垓下（三雄韓信彭越英布也漢書漢王使韓信彭越至皆刻兵垓下）元凶既夷寵祿來假（元凶謂項羽假至也）保大全祚非德孰可謀之不臧舍福取禍（上聲）張耳之賢有聲梁魏（張耳梁人少時及魏公子毋忌爲客）士也罔極自貽伊愧（謂陳餘與耳交不罔也漢書張耳陳餘相與爲刎頸交後餘以兵襲耳耳敗走）俯思舊恩（漢書耳曰漢王之入關五諸侯至必王耳走漢）脫跡違難披榛來洎（洎至也謂歸漢也）漢王與我有故仰察五緯（漢書甘公曰漢王之入關五星聚東井先至必王耳）改策西秦（改策改仕楚之策）報辱北黨（漢書耳與趙王信破趙井陘斬餘泜水上）倅葉更輝枯條以榮（以木爲喻也斬而復生曰榮）王信韓孽宅土開疆我圖爾才越遷晉陽（漢書韓王信故韓襄王孽孫也）



乃曰信綰無功可贊故只數句括過

漢立爲韓王以信壯武乃徙都晉陽以備胡（漢書高祖與綰壯武學書又相愛也）虜綰自微嬗變我皇（漢書高祖崩綰皆曰非劉氏而王者天下共擊之今王呂氏非約也）跨功踰德祚爾輝章（漢書群臣知上欲王綰皆曰綰可王乃立爲燕王章印章也）人之會禍尊爲亂亡（漢書高祖崩綰遂將其衆亡入匈奴）死胡中（漢書天下初叛秦吳丙率越人舉兵以應諸侯浞公攻南陽遇芮將梅鋗與偕攻析酈上以鋗有功故德芮徙爲長沙王高祖賢之詔御史長沙王忠其著之甲令）吳芮之王祚由梅鋗功微勢弱世載忠賢四方殷薦其勳（漢書漢王追項籍至固陵賈使人間招楚大司馬周殷反楚佐賈）庸親作勞舊楚（一作士作）是分往踐厥宇大啟淮濱（漢書高祖子弟羽昆弟少欲王同姓以鎮天下詔立爲荊王王淮東）安國違親悠悠我思依依哲母既明且慈引身伏劍永言固之（漢書王陵以兵屬漢項羽取陵母寘軍中陵使至則東鄉坐陵母欲以招陵陵母送使者曰善事漢王漢王長者毋以老母故持二心遂伏劍而死）淑人君子實邦之基義形於色憤發于辭（漢書陵爲人少文任氣好直言高后欲王諸呂問陵陵曰高皇帝刑白馬而盟曰非劉氏而王者天下共擊之今王呂氏非約也）主亡與亡末命是期絳侯質木多略寡言（漢書周勃爲人木強敦厚）會是忠勇惟帝攸

何曰奄有燕韓何兼勃平燕王盧綰及擊破王信下晉陽兩事言之。何曰按周勃傳臣無功請得除宮二句乃東平侯與居語勃無此言自乃與太僕滕公以下云云皆欲與居事與勃無涉注誤引也滕臧何藉謂勃之能誅諸呂以清宮禁之亂乃文帝未至以前事故下繼云徵帝太原耳注中勃曰以下

歎平聲漢書始呂后問宰相何兼勃平燕王盧綰及擊破王信下晉陽兩事言之。何曰按周勃傳臣無功請得除宮二句乃東平侯與居語勃無此言自乃與太僕滕公以下云云皆欲與居事與勃無涉注誤引也滕臧何藉謂勃之能誅諸呂以清宮禁之亂乃文帝未至以前事故下繼云徵帝太原耳注中勃曰以下

歎平聲漢書始呂后問宰相。雲驚靈邱景逸上蘭平代禽豵奄有燕韓

漢書陳豨反勃復擊豨靈邱破之斬豨定代郡盧綰反勃破綰軍上蘭定上谷右北平遼西遼東。寧亂以武斃呂以權漢書高后崩呂產秉權欲危劉氏勃與丞相平誅諸呂。滌穢紫宮徵帝太原漢書勃已滅諸呂遂迎立代王為孝文皇帝勃曰臣無功請得除宮乃與太僕滕公入宮

漢書丞相朕所重其為朕率侯之國乃免丞相就國薨。舞陽道迎延帝幽藪漢書陳勝初起蕭何曹參使豈迎高祖立為沛公。難勳耀上代身終下藩漢書勃以呂產呂祿相繼為上將軍北軍南軍皆屬勃勃既誅諸呂迎立孝文皇帝而勃稍自危常被甲入軍門軍中皆為勃左袒勃遂將北軍入衛宮

漢書勃以孝文二年十月就國後有人上書告勃欲反下廷尉逮捕勃勃恐不知置辭薄昭為言薄太后薄太后以為絳侯誅諸呂時將兵守北軍不利益驕今反意欲劫少主乃奉天子法駕迎皇帝代邸。實惟太尉劉宗以安漢書惠帝以勃為太尉安劉氏挾功震主自古所

漢書丞相朕所重其為朕率侯之國乃免丞相就國薨。舞陽道迎延帝幽藪漢書陳勝初起蕭何曹參使豈迎高祖立為沛公。難勳耀上代身終下藩漢書勃以呂產呂祿相繼為上將軍北軍南軍皆屬勃勃既誅諸呂迎立孝文皇帝而勃稍自危常被甲入軍門軍中皆為勃左袒勃遂將北軍入衛宮

漢書勃以孝文二年十月就國後有人上書告勃欲反下廷尉逮捕勃勃恐不知置辭薄昭為言薄太后薄太后以為絳侯誅諸呂時將兵守北軍不利益驕今反意欲劫少主乃奉天子法駕迎皇帝代邸。實惟太尉劉宗以安漢書惠帝以勃為太尉安劉氏挾功震主自古所

漢書勃已滅諸呂遂迎立代王為孝文皇帝勃曰臣無功請得除宮乃與太僕滕公入宮衛欲危劉氏勃與丞相平誅諸呂。滌穢紫宮徵帝太原漢書高后崩呂產秉

漢書高后崩呂產秉權欲危劉氏勃與丞相平誅諸呂。滌穢紫宮徵帝太原漢書勃已滅諸呂遂迎立代王為孝文皇帝勃曰臣無功請得除宮乃與太僕滕公入宮

漢書陳豨反勃復擊豨靈邱破之斬豨定代郡盧綰反勃破綰軍上蘭定上谷右北平遼西遼東。寧亂以武斃呂以權漢書高后

重訂文選集評　卷十二

漢高祖功臣

頌　漢高祖功臣

贊

傳寫新歙合作

數語皆可刪

鑾殆不釋擁樹皇儲時又平城有諏叶昔漢書樊噲從擊項籍漢王不利馳載行面擁樹馳言於曰京師謂抱小兒為擁樹馳言於急馬罷擁乘孝惠魯元則帝收冒頓開一角高帝出欲馳則為請徐行皆持滿外向率得脫潁陰銳敏履為軍鋒

漢書樊噲從擊項籍漢王不利馳載行面擁樹馳言於曰京師謂抱小兒為擁樹馳言於急馬罷擁乘孝惠魯元則帝收冒頓開一角高帝出欲馳則為請徐行皆持滿外向率得脫潁陰銳敏履為軍鋒

漢書樊噲從擊項籍漢王不利馳載行面擁樹馳言於曰京師謂抱小兒為擁樹馳言於急馬罷擁乘孝惠魯元則帝收冒頓開一角高帝出欲馳則為請徐行皆持滿外向率得脫潁陰銳敏履為軍鋒

龍蛇奪攄武庸城六師實因克荼禽黥漢書燕王荼反商從擊荼戰龍蛻破荼軍龍蛻地名也商又從擊黥布軍于庸域猗歟汝陰綽綽有裕戎軒擊跡荷策來附漢書上降沛為沛公以嬰為太僕掌車馬煩

漢書嬰從擊項籍漢王不利馳載行面擁樹馳言於曰京師謂抱小兒為擁樹馳言於急馬罷擁乘孝惠魯元則帝收冒頓開一角高帝出欲馳則為請徐行皆持滿外向率得脫潁陰銳敏履為軍鋒

漢書燕王荼反商從擊荼戰龍蛻破荼軍龍蛻地名也商又從擊黥布軍于庸域猗歟汝陰綽綽有裕戎軒擊跡荷策來附漢書上降沛為沛公以嬰為太僕掌車馬煩

鑾殆不釋擁樹皇儲時又平城有諏叶昔漢書樊噲從擊項籍漢王不利馳載行面擁樹馳言於曰京師謂抱小兒為擁樹馳言於急馬罷擁乘孝惠魯元則帝收冒頓開一角高帝出欲馳則為請徐行皆持滿外向率得脫潁陰銳敏履為軍鋒

漢書樊噲從擊項籍漢王不利馳載行面擁樹馳言於曰京師謂抱小兒為擁樹馳言於急馬罷擁乘孝惠魯元則帝收冒頓開一角高帝出欲馳則為請徐行皆持滿外向率得脫潁陰銳敏履為軍鋒

奮戈東城禽項定功漢書嬰追項籍至東城破之。乘風藉會高步長江叶公收吳引淮光啟于東漢書嬰渡江定吳還定淮北。陽陵之動元帥是承漢書傅寬屬淮陰擊破齊歷下軍屬相國參破博

信武薄伐揚節江陵夷王殄國俾亂作懲漢書嬰從擊項籍漢王不利馳載行面擁樹馳言於曰京師謂抱小兒為擁樹馳言於急馬罷擁乘孝惠魯元則帝收冒頓開一角高帝出欲馳則為請徐行皆持滿外向率得脫潁陰銳敏履為軍鋒

漢書燕王荼反商從擊荼戰龍蛻破荼軍龍蛻地名也商又從擊黥布軍于庸域猗歟汝陰綽綽有裕戎軒擊跡荷策來附漢書上降沛為沛公以嬰為太僕掌車馬煩

奮戈東城禽項定功漢書嬰追項籍至東城破之。乘風藉會高步長江叶公收吳引

漢書嬰渡江定吳還定淮北。陽陵之動元帥是承漢書傅寬屬淮陰擊破齊歷下軍屬相國參破博

淮光啟于東漢書嬰渡江定吳還定淮北。陽陵之動元帥是承漢書傅寬屬淮陰擊破齊歷下軍屬相國參破博

信武薄伐揚節江陵夷王殄國俾亂作懲漢書嬰從擊項籍漢王不利馳載行面擁樹馳言於曰京師謂抱小兒為擁樹馳言於急馬罷擁乘孝惠魯元則帝收冒頓開一角高帝出欲馳則為請徐行皆持滿外向率得脫潁陰銳敏履為軍鋒

漢書燕王荼反商從擊荼戰龍蛻破荼軍龍蛻地名也商又從擊黥布軍于庸域猗歟汝陰綽綽有裕戎軒擊跡荷策來附漢書上降沛為沛公以嬰為太僕掌車馬煩

野誕節令圖進謁嘉謀退守名都東規白馬北距飛狐即倉赦漢書嬰從擊陳豨軍身得江陵王致雒陽恢恢廣

庚據險三塗漢書漢王數困滎陽成皋計欲捐成皋以東屯鞏雒以距楚卻食其曰願足下急進兵收取滎陽據敖庾之粟塞成皋之險杜大行之道距飛狐之口守白馬之津以示諸侯形制之勢則天下歸矣按白馬津即黎陽津在今河南衛輝府滑縣三塗山在河南府嵩縣餘俱見前。輶軒東踐漢風載徂

身死于齊非說之辜漢書燕趙已定唯齊未下上使酈食其說齊王田廣罷歷下兵韓信開食其下齊乃襲齊廣以食其賣己乃烹之。我

皇實念言祚爾孤漢書高祖踐功臣思食其封其子為高梁侯。建信委轡被褐獻寶指明周

孫曰前以人名起此先用四句發起是變化處

魏無知隨何合一贊

陸曰兩人原漢功臣不得遺之

漢鉷時論道移帝伊洛定都鄴漢書婁敬脫輓見虞將軍曰臣願見上言便宜虞將軍欲與鮮衣敬曰臣衣帛帛見衣褐雒陽不便不如入關據秦之固是日東偽洛都長安柔遠鎮邇實敬攸考抑抑陸生知言之貫賈常著新語故曰知言之貫謂言能貫通古今往制勁越來訪皇漢漢書中國初定尉佗平南越因王之高祖使賈賜佗印爲南越王賈令稱臣奉漢約歸報帝大悅附會平勃夷凶翦亂漢書諸呂欲危劉氏陳平患之賈說平交懽太尉深相結呂氏謀益衰所謂伊人邦家之彥百王之極舊章靡存漢德雖朗朝儀則昏稷嗣制禮下肅上尊穆穆帝典煥其盈門風晞三代憲流後昆叔孫通初拜博士號稷嗣君漢書叔孫通與魯諸生共起朝儀諸侯王以下莫不震恐肅敬帝曰今日知爲皇帝之貴也無知叡敏獨昭五臣作照奇跡察佯蕭相去聲貶同師錫蕭何進韓信無知淮陰平故曰佯也漢書陳平降漢因魏無知求見漢王後上封平平曰非魏無知臣安得進上乃賞無知隨何辯達因資於敵紓漢披楚唯生之績漢書漢王曰孰爲使淮南使之發兵背楚項王必留數月漢之取天下可萬全隨何曰臣請使之往說布歸漢暗暗董叟謀我平陰三軍縞素天下歸心漢書漢王

紀信周苛合一贊

孫曰此亦用四句發

南渡平陰津至洛陽新城三老董公遮說漢王素服發喪擊楚之殺義帝者袁生秀朗沈心善照漢施南振楚威白挠大略淵回元功嚮效邈哉惟人何識之妙漢書袁生說漢王曰若出武關項王必引兵南楚王深令榮陽成皐閒且得休王乃復走榮陽則楚所備者多力分漢得休復與之戰破楚必矣淵回喻其深也嚮效喻其速也紀信誑項軹軒是乘攝齊赴節用死孰懲身與煙消名與風興漢書項羽圍榮陽紀信曰事急矣臣請誑楚可以閒降楚皆之城東觀漢王得走羽燒殺信周苛慷慨心若懷氷形可以暴志不可凌王臣作陵漢書苛子成封爲高景侯又襲平侯紀通尚符節張晏將苛罵曰若趣降漢王不然爲虜矣項王怒烹苛貞軌偕沒亮跡雙升總紀信周苛也帝疇爾庸後嗣是膺漢書苛子成封爲高景侯又襲平侯紀通父成從定三秦死王事子侯然則通非信子也機此言與晏同誤也天地吾臣作爺雖順王心有違謂父母並爲項羽所執也懷親望楚永言長悲侯公伏軾皇媼襖來歸是謂平國寵命有輝漢書漢遣陸賈說羽請太公羽弗聽復使侯公說羽羽歸太公媼媼母別名也楚漢春秋上欲封侯公匿不肯見曰此天下之辨士所居傾國故號平國君何曰按高紀但云歸太公呂后無歸媼

以上頌畢以下總述與前總起相應

之文善注未詳何據惟項羽傳中有歸漢王父母語皇甫句始本之此耶然高祖母實已先亡無留楚及來歸事高紀十年太上皇后崩一條下如晉二說辨之甚核羽傳本不可據也晉氏既定高紀中載太皇后崩一事於文為長則羽傳中母字其誤無疑矣震風遍物清濁效響文子舜治天下辯為司徒契為司馬禹為司空后稷為田曠矣仲為工師是以離叛者寡聽從者衆若風之過蕭忽感之各以清濁應也大人于興利在攸往宏海者川崇山惟壤管子海不辭水故能成其大山不辭土故能成其高明主不厭人故能成其衆韶護錯音衮龍比象瀹注諸臣之從漢猶韶護之遍秦衮龍之輝煌也註謂高祖居尊位禮儀恐未然明明衆哲同濟天網劍宣其利鑒獻其朗文祖居尊位禮儀恐未然明明衆哲同濟天網劍宣其利鑒獻其朗文結○六○武四充漢祚克廣悠悠遐風千載是仰

孫月峯曰撰語工細。

孫執升曰品藻諸臣無漏意亦無溢詞琢句如秦碑漢篆工勁蒼老自有精氣存乎其間。

陳螺渚曰篇中由相而將由謀臣而及辨士死事大職其要小職其詳各如其本量而止有典有則不漏不支。

孫曰四不可轉意風度活潑陸曰為朔占多少地步然而非阿也

邵曰佳處正在一序中寫出東方生人品如畫

夏侯孝若東方朔畫贊并序

大夫諱朔字曼倩、千去聲平原厭次人也漢書地理志無厭次縣而功臣表有厭次侯爰類疑地理誤也何曰地理志平原郡富平縣應邵曰明帝更名厭次小頓註本傳云高帝功臣表有厭次侯莫中更富平至明帝乃復其故也故中間曲折失其傳耳厭一涉反又一琰反為樂陵郡故又為郡人焉漢書平原郡有樂陵縣今山東武定府樂陵縣事漢武帝漢書具載其事先生瓌瑋博達思周變通以以、下皆、反○覆、申、明○其○義。為濁世不可以富貴臣作樂也故薄遊以取位苟出不可以直道也故頡頏以傲世傲世不可以垂訓也故正諫以明節明節不可以久安也故詼諧以取容滌心跡此表其行○事心跡其道而穢其跡清其質而濁其文弛張而不為邪見禮記進退而不離羣見易經若乃遠心曠度贍智宏材倜儻博物觸類多能合變以

明算幽贊以知來（贊通也）自三墳五典八索九邱陰陽圖緯之學（其外才博多能之實）百家衆流之論周給敏捷之辨支離覆逆之數（漢書漢嘗使諸數家射覆不能中使朔射之連中輒賜帛此偶）（逆逆刺探知前事也經脉藥石之藝射御書計之術（乃五臣有不字）研精而究其理（此明）不習而盡其功經目而諷於口過耳而開於心（謂藏於心也）夫其明濟開豁包含宏大陵轢卿相謝哂豪傑籠罩靡前跆臺籍貴勢（跆籍謂踐其度量）出不休顯賤不憂戚（五臣作慶戚）萬乘若寮友視儔列如草芥雄節暴也總項上文）邁倫高氣蓋世可謂拔乎其萃游方之外者已（莊子註方常也言彼游心于常教之外也談又作小波）者又以先生噓吸沖和吐故納新蟬蛻龍變棄俗登仙神交造化（顏魯公書作棄世登仙神交造化不言有無妙）靈爲星辰（風俗通東方朔是太白星精黃帝時爲風后堯時爲務成于周時爲老聃在越爲范蠡齊爲鴟夷子言其變化無常也）此又奇怪惚恍不可備論者也大人來守此國（大人滋父也此國謂樂陵也其父爲樂陵

郡守史傳不載難得而知也何引少章云按潘岳夏侯湛誄云父守淮岱治亦有聲淮謂淮南岱謂樂陵也）僕自京都言歸定省（京都洛陽也）觀先生之縣邑想先生之高風徘徊路寢（廟也）見先生之遺像逍遥城郭觀先生之祠宇慨然有懷乃作頌焉其辭曰

矯矯先生肥遯居貞（矯矯輕舉貌）退不終否進亦避榮臨世濯足希古（外濁內清也）振纓遑而無滓既濁能清伊何高明克柔能清伊何（史記東方朔曰如朔所謂避俗于朝廷間也）視汙若浮樂在必行處淪罔憂（五臣樂在作在樂淪作倫）跨世陵時遠蹈獨遊瞻望往代爰想遐蹤邈邈先生其道猶龍（謂變化也）染迹朝隱和而不同（栖遲下位聊以從容我來自東言適茲邑（茲邑謂樂陵也）敬問墟墳企佇原隰墟墓徙存精靈永戢民思其軌祠宇斯立徘徊寺寢遺像在圖（寺司也言有官司主其寢廟）周旋（五臣作游）祠宇庭序荒蕪榱棟傾

張曰序內有射覆逆刺蟬脫登仙事皆俱不及此述其生平者替體貴謹嚴得之矣

方曰贊詞止此以下則序所以作贊之意是去路即本序文末段之意

落草萊弗除肅肅先生豈焉是居。是居弗形悠悠我情（五臣作精）昔在有德罔不遺靈天秩有禮神監孔明彷彿風塵用垂頌聲

孫執升曰。一序鈎深著隱能於滑稽詼辨中。看出雄節高氣。眞是東方生知已。贊亦謹嚴有法。

袁彥伯三國名臣序贊

陸曰起亦濶大（四句從君臣相須爲治意泛指也作昌）

夫百姓不能自治故立君以治之明君不能獨治則爲臣以佐之然則三五（三皇）而降迭隆歷世承基有讓之與干戈文德之與武功莫不宗匠陶鈞而羣才緝熙（宗本也匠制也漢書音義陶家名模下圓轉爲鈞）元首經略而股肱肆力遭離（同罹）不同跡有優劣（言揖讓干戈所遇不同行事之迹亦有優劣謂其中正統偏統不同）至於體分冥固道契不墜（冥固謂默相連屬也）風美（五臣作靡）所扇訓革千載其揆一也（一頓）

陸曰反覆盡變

故二八（八元八凱）升而唐朝（五臣作堯）盛伊呂用而湯武寧三賢（管仲鮑叔牙隰朋也五臣狐偃趙衰顚頡魏武子司空季子）進而小白興（四句申上替字）五臣（五臣作堯）顯而重耳霸（三賢管仲鮑叔牙隰朋也五臣狐偃趙衰顚頡魏武子司空季子）中古陵（善作凌）遲斯道替矣居上者不以至公理物爲下者必以私路期榮御圓者不以信誠率衆執方者必以權謀自顯（天道圓地道方御圓謂君也執方謂臣也）於是君臣離而

名教薄世多亂而時不治故遽甯以之卷舒柳下以之三黜接輿以之行歌魯連以之赴海衰世之中保持名節君臣相體若合符契則燕昭樂毅古之流也夫未遇伯樂則千載無一驥時值龍顏則當年控三傑（漢書高祖隆準而龍顏）漢之得材于斯爲貴高祖雖不以道勝御物（不以道勝謂漢雜霸故也）羣下得盡其忠蕭曹雖不以三代事主百姓不失其業靜亂庇人抑亦其次夫時方顛沛則顯不如隱萬物思治則默不如語是以古之君子不患宏道難遭時難遭時不難遇君難故有道無時孟子所以容嗟有時無君賈生所以垂泣夫萬載一期有生之通途千載一遇賢智之嘉會遇之不能無欣喪之何能無慨古人之言（入本題）后有情哉余以暇日常覽國志考其君臣比其行事雖道謝先生（亦異世一時也）文若（荀彧懷獨見之明而有救世之心）論時則（以方塗炭計能則莫出魏武）故委面霸朝豫議世事舉才不以標鑒故久之而後顯籌畫不以要功故事至而後定雖亡身明順識亦高矣（彧初欲匡漢室後曹操恨之飲藥而死詳後稽）

（中）董卓之亂神器遷偪公達（荀攸）慨然志在致命（亦謂匡漢室也）由斯而談故以大存名節至如身爲漢隸而跡入魏幕源流趣舍其亦文若之謂所以存亡殊致始終不同將以文若既明名教有寄乎（言文若頗亦既明仁義之道且寄迹于名教之地也五臣既明下有且哲二字）夫仁義不可不明則時宗舉其致（謂彧也）生理不可不全故達識攝其契（謂攸也）相與宏道豈不遠哉（言二人一死一生俱爲宏道也）崔生（崔琰）高朗折而不撓所以策名魏武執笏霸朝者蓋以漢

陸且二語可以自其不急功名而附奸黨矣、

何曰致命謂與鄭泰何顒謀誅董卓垂就而覺卓收顒攸繫獄顒憂懼自殺攸言語飲食自若卓死得免也、

主當陽魏后北面者哉言琮仕魏之故以魏武猶爲漢臣也若乃一旦進璽君臣易位則崔子所不與魏武所不容謂賜琮死也夫江湖所以濟舟亦所以覆舟仁義所以全身亦所以亡身然而先賢玉櫂于前來哲攘袂於後豈非天懷發中而名教束物者乎五臣呂向作物一作手孔明盤桓俟時而動遐想管樂遠明風流蜀志諸葛亮每自比於管仲樂毅時人莫之許也惟博陵崔州平潁川徐元直與亮友善謂爲信然治國以禮民無怨聲刑罰不濫沒有餘泣蜀志廖立爲長水校尉誹謗先帝廢爲庶人徙汶山郡聞亮卒泣曰吾終爲左衽矣雖古之遺愛何以加茲左傳子產卒仲尼聞之出涕曰古之遺愛也及其臨終顧託五臣作命受遺作相劉后授之無疑心武侯處之無懼色繼體納之無貳情百姓信之無異辭君臣之際良可詠矣蜀志先主於永安病篤召亮成都屬以後事曰嗣子可輔輔之如其不才君可自取亮泣曰臣敢竭股肱之力繼之以死又敕後主曰汝與丞相從事事之如父

料主則素契於伯符孫策字晚節耀奇則參分於赤壁吳志曹公入荊州權遣瑜與劉備并力逆戰公軍被退保江北瑜與備水陸追至赤壁山在湖北武昌府嘉魚縣惜其齡促志未可量吳志瑜還江陵道卒年三十六子布張昭佐策致延譽之美輟哭止哀有翼戴之功吳志策薨以事授權權哭未及息昭謂權曰孝廉此寧哭時邪方扶權上馬使出巡軍士神情所涉豈徒蹇諤而已哉然而杜門不用登壇受讒吳志權以公孫淵稱藩遣張彌至遼東拜淵爲燕王昭諫不聽念言不用稱疾不朝權恨之土塞其門昭又於內以土封之江表傳權即尊位請會百官歸功周瑜昭裹葯欲褒贊功德未及言權曰如張公計今已乞食矣昭大慚伏地流汗登壇即位時也夫不同況沈跡溝壑遇與不遇者乎夫詩頌之作有自來矣或以吟詠性情或以述德顯功雖大旨同歸所託或乖若夫出處有道名體不滯風軌德音爲世之範不可廢也故復撰序所懷以爲之贊云魏志九人蜀志四人吳志七人荀彧字文若諸葛亮

何曰不及幼安當以其不得而臣也

字孔明周瑜字公瑾荀攸字公達龐統字士元張昭字子布袁渙字曜卿蔣琬字公琰魯肅字子敬崔琰字季珪黃權字公衡諸葛瑾字子瑜徐邈字景山陸遜字伯言陳羣字長文顧雍字元歎夏侯元字泰初虞翻字仲翔王經字承宗陳泰字元伯

無魏志九人至此一百十五字

孫曰風度飄飄却自不群

總論

陸曰總贊諸臣紙事有議論

陸曰世亂主多自無隱抑之才

火德既微運纏大過叶平聲　火德謂漢也大過易卦名猶云季世也　洪飇扇海二溟揚波二溟北溟皆海也　虺虎雖驚風雲未和喻君臣未應合也　潛魚擇淵高鳥候柯赫赫三雄並廻乾軸競收杞梓爭采松竹鳳不及栖龍不暇伏谷無幽蘭嶺無亭菊香草善鳥皆喻賢也亭秀也一作停　英英文若靈鑒洞照應變知微探賾賞要日月在躬隱之彌曜文明映心鑽之愈妙滄海橫流玉石同碎達人兼善廢己存變謀解時紛功濟宇內始救生人終明風翳魏志太祖進該為漢侍中守尚書令董昭等謂太祖宜進爵國公九錫密以咨該該以太祖本興義兵以匡朝寧國君子愛人以德不宜如此太祖兵至濡須該病留壽春魏氏春秋太祖饋該食發之乃空器也于是飲藥而卒公達潛朗思同蓍蔡謂預識也運用無方動協羣會爰初發跡遘此顛沛神情元定處之彌泰魏志荀攸與議郎何顒等謀殺卓垂就而覺收繫獄顒憂懼自殺攸言語飲食自若會卓死得免愔馨愔幕裏筭無不經愔愔靜也魏志荀攸從太祖征伐常謀帷幄時人及子弟莫知所言亹亹通韻通而不滯也跡不暫停雖懷尺璧顧晒連城喻懷才而輕爵祿也知能拯物愚足全生魏志魏國初建攸為尚書令從征孫權薨太祖每稱公達郤愚而智外怯內勇外弱內強不伐善無施勞知可及愚不可及郎中溫雅器識純素魏志魏國初建袁煥為中令純素與衆不亂也汪軌度志成弱冠道敷歲暮仁者必勇德亦有言雖遇履虎神氣恬然四句是指不為呂布作書之事魏志呂布擊袁術于阜陵煥往從之遂為布所拘布初與劉備和親後離隙布欲煥作書罵備煥不可布大怒以兵脇煥曰為之則陸曰臨以兵而不動是也

生不爲則死煥顏色不變笑而應之曰煥聞唯德可以辱人不聞以罵使彼固君子邪且不恥彼小人邪將復之則辱在此不在於彼且煥他日之事劉將軍猶今日之事將軍也如一旦去此復罵將軍可乎布慚而止行不脩飾名節無慾操不激切操志操也素風愈五臣作逾鮮邈哉

崔生體正心直天骨疎朗牆宇五臣作岸高疑逆上句言其立志之卓下句言其防身之嚴忠存軌跡義形風色思樹芳蘭翦除荊棘芳蘭喻君子荊棘喻小人惡其上時不容哲明月珠也魏志琰爲中尉太祖爲魏王楊訓發表褒述盛德琰取訓表竟視之與訓書有曰琰此書傲世怨謗者太祖怒罰琰爲徒隸使人視之辭色無撓遂賜死景山恢琅琅先生雅杖名節雖遇塵霧猶振霜雪運極道消碎此明月誕韻與道合形器不存方寸海納和而不同通而不雜遇醉忘辭在醒貽答魏志太祖時科禁斷酒尚邈私飲至酔校事趙達問以曹事邈曰中聖人沈酔不醒賢人但飲三杯太祖甚怒鮮于輔進曰平日酔客謂酒清者爲聖人濁者爲賢人邈性循慎偶酔言耳竟坐得刑後文帝問邈曰頗復中聖人不邈對曰昔子反斃於穀陽御叔罰於飲酒臣嗜同二子不能自懲時復中之然宿燭以醜見傳臣以酔見識帝大笑顧左右曰名不虛立後爲光祿大夫薨長文通雅義格終始思戴元首擬伊同聡擬伊謂比于伊尹也尚書于弗俾厥后惟堯辭其心愧恥若撻于市謂伊尹也民未知德懽若在已即已飢已溺之意嘉謀肆庭讜言盈耳魏書羣臣前后數陳得失羣爲司空錄尚書事薨玉生雖麗光不踰把德積雖微道映天下言德喻玉淵哉泰初宇量高雅器範自然標準無假全身由直迹洛必僞處

以上並魏臣

光設四句以玉之不能遠照而羣興起德也

靳升曰以此四句爲起下贊王經也

死非難理存則易魏志曹爽見誅微夏侯元爲大鴻臚數年徒太常中書令李勝謀欲以元輔政誅大將軍以元代之大將軍微聞事下廷尉元臨斬東市顏色不變舉動自若史記非死者難處死者難萬物波蕩就任其累六合徒廣容身靡寄君親既同情禮兼到烈烈王生知死不撓去聲自然匪由名教敬授五臣作愛

求仁不遠期在忠孝漢魏春秋魏帝見威權日去不勝其忿召侍中王沈尚書王經散騎常侍王業馳告文王王經以正直不出遂被殺之魏志淸河辱今日當與卿自出討之世語王沈王業王經坐高貴鄉公事誅裴松之曰經字彥綸今云承宗蓋有二字也何曰王經之母亦被害元伯剛簡大存名體志在高構增堂及陛上聲堂陛喻君臣也見賈誼政事疏端委虎門正言彌啓臨危致命盡其心禮子寶晉紀高貴鄉公之弒司馬文王會朝臣謀故太常陳泰垂涕入文王待之曲室謂曰元

陸曰讚不如序

伯喈何以處我對曰誄賈充以謝天下文王曰爲吾更思其次泰言唯有進于此不知其次文王乃久不言。堂堂孔明基宇宏邈。器同生民獨稟先覺標五臣從才勝風流遠明管樂初九龍盤雅志彌確百六陽九之厄道喪亂也荷非命世孰掃霧霏蒙叶夢陰氣也宗子思寧薄言解控蜀志劉備漢景帝子中山靖王後故曰宗子解控謂彼有急而控告于已已能解之也釋褐中林鬱爲時棟去聲亮爲丞相故曰時棟士元宏長宏謂度量長謂才具雅性內融崇善愛物觀始知終喪亂備矣勝塗未隆先生標之振起清風綱繆哲后無妄惟時夙夜匪懈義在緝熙三略既陳霸業已基蜀志劉璋還成都先主嘗爲璋北征漢中統說曰陰選精兵晝夜兼道徑襲成都璋既不武又素無備大軍卒至一舉便定此上計也楊懷高沛璋之名將各伏強兵據守關頭數有殘諫璋使遣將軍還荊州將軍遣與相聞說荊州有急欲還救之並裝束作歸形此二子既服將軍英名又喜將軍之去必來見因執之取其兵乃向成都此中計也退還白帝連引荊州徐還圖之此下計也若沈吟不去將至大困不可久矣先主然其中計卽斬懷沛還成都所過輒勉爲軍中郎將卒公琰殖五臣作植根不忘中正豈曰模五臣作謨擬實在雅性亦既羈靮負荷時命推賢恭已久而可敬蜀志璋爲大將軍錄尚書事公衡仲達秉心淵塞媚茲一人臨難不惑疇昔不造假翮鄰國蜀志先主將伐吳權諫曰吳人悍戰又水戰順流進易退難臣請先驅當張險下宜後鎮先主不從以權爲鎮北將軍督江北軍先主在江南吳將陸遜乘虛斷圍南軍敗先主引退道隔權不得還降魏拜鎮南將軍進能徽音退不失德蜀志魏文帝謂權曰君舍逆効順欲追踪陳韓邪權曰臣受劉氏殊遇降吳不可還蜀無路是以歸命其敗軍之將獲免爲幸何古人之可慕先主薨問至魏羣臣咸賀權獨否後爲車騎將軍卒六合紛紜民心將變鳥擇高梧臣須顧眄公瑾英達朗心獨見披草求君定交一面桓桓魏武外託霸迹志掩衡霍恃戰忘敵衡霍二山在吳境卓卓若人曜奇赤壁三光參分宇宙暫隔三光日月星也參分分爲三也子布擅名遭世方擾撫翼桑梓息肩江表吳志張昭彭城入漢末大亂徐方士民多避難揚土昭南渡江孫策創業命昭爲長史撫軍中郎將升堂拜母加北面之舊文武之事一以委昭王略威夷吳魏同寶遂獻晉贊宏謨匡此霸道桓王之薨大業未純把臂託孤惟賢

以上並蜀臣

與親。吳志孫策臨亡以弟權託昭昭察察立而輔之。權哭止哀臨難忘身成此南面實由老臣。吳志張昭謂權曰昔太后和王不屬老臣以老臣屬陛下而以陛下屬老臣才爲世出臣作生世亦須才得而能任貴在無猜昜昜子敬拔跡草萊荷擔吐奇乃搆雲臺吳志初爾說權曰爲將軍計惟有鼎足江東以觀天下之釁然後建號帝王以圖天下。子瑜都長體性純懿諫而不犯正而不毅都長謂體貌都閑雅而性長厚也。將命公庭退忘私位吳志建安二十年權遣使蜀通好劉備與弟亮但公會相見無私面豈無鵷鴻固慎名器。鵷鴻謂兄弟也伯言寨寨足以道佐世出能勤功入能獻替謀寧社稷解紛挫銳正以招疑忠而獲戾。吳志遜爲丞相太子有不安之議遜上疏陳太子正統宜有磐石之固魯王藩臣當使寵秩有差書三四上太傅吳粲坐數與遜交書下獄死權累遣使讓遜遜憤恚卒。可見魚之難質無塵玷立上以恒匡主以漸。吳志雍訪及政職所宜輒密以聞若見用則歸之上不用終不宣洩潔清不增潔濁不加染。言得清濁之宜也仲翔高亮性不和物。吳志翻性不協俗多見毀謗好是不羣

折而不屈屢摧逆鱗直道受黜。吳志翻數犯顏諫爭權不悅權與張昭論及神仙翻指昭曰彼皆死人而語神仙俗豈有仙人也權積怒遂徙翻交州。歎過孫陽放同賈屈。孫陽古善相馬者喻臣不遇君猶良馬之不遇孫陽也。詵詵衆賢千載一遇整轡高衢驤首天路仰挹元流。元天也喻臣仰君之流澤也。俯宏時務名節殊途雅致同趣日月麗天瞻之不墜仁義在躬用之不匱尚想重暉載挹載味後生擊節懦夫興氣

孫執升曰序中所列大都執義於漢者不加貶樹功於魏者不甚褒深得與奪微權歷贊諸臣於敘事中時出議論亦復復鑒別不爽通幅筆甚古氣甚充故雖簡潔高峻邮有滾滾不窮之勢。

何義門曰贊勝士衡高祖功臣頌序亦激昜晉代之佳者。○又曰贊雅質勝陸然陸甚變化。

屬下。當以典重爲皇爲主贊則上下俱可通耳。茲篇視之高祖名臣頌用意鑄詞似彼此多可移掇亦以除武侯文若公方伯海曰頌與贊大畧相似但頌美盛德之形容多屬上瑾伯言數子而外少赫赫可紀之功因其偏長片善掇拾成

有恒語也。

以上並吳臣

總論

文。故不能恰肖本人面目也。

何曰符命諛佞之祖。

孫曰造語最偉麗而古質。

孫曰插兩偶語文勢稍緜却用單語緊承是節奏之妙不然恐太急迫○復又插偶語正是開合頓挫法。

孫曰生撰語却佳妙處乃只在以緩爲勁。

司馬長卿封禪文　史記長卿病甚武帝使所忠往求其書及至長卿已卒其妻曰長卿未死時爲一卷書曰有使來求書奏之其遺札書言封禪事封者封泰山禪者禪梁父也

伊上古之初肇自昊穹（五臣有之字）生民（昊穹春夏天名）歷選列辟（辟君也）以迄於秦（選數）率邇者踵（踵跡聽遠者之風聲）武迹（率循也循近者之遺）紛綸威斁（多而亂也）湮滅而不稱者不可勝數（繼韶夏（韶明也夏大也五臣韶作昭）崇號謚略可道者七十有二君（見管子）罔若淑而不昌疇逆失而能存（荀順也）軒轅之前遐哉邈乎其詳不可得聞已五三（五帝三王）六經載籍之傳維風可觀也書曰元首明哉股肱良哉因斯以談君莫盛於唐堯臣莫賢於后稷后稷創業於唐堯（以周形漢）公劉發跡於西戎文王改制爰周郅（質）隆大行越成（郅至也行道也越於也）而後陵遲衰微千載亡聲（無惡聲也）豈不善始善終哉然

孫曰文勢至此着四排語煞是應拍便覺從容饒態

何曰以周比漢兩兩相形見漢之謙讓未遑處

方曰以上言功德以下言瑞應

學法句法

無異端慎所由於前謹遺教於後耳故軌迹夷易易遵也夷易皆平也憲度著明易則也垂統理順易繼湛沈恩庬鴻易豐也湛深也庬鴻皆大也也是以業隆於禖禖而崇冠於二后禖禖謂成王也二后謂文王也撰厥元終都攸卒都於也卒終也言度卒以及終也未有殊尤絶迹可考於今者也然猶躡梁父登泰山建顯號施尊名顯號尊名謂封禪也大漢之德逢涌原泉汩汩滴聿入漢二宜○封○禪曼羨喻其德盛若遇原泉之涌出也汩沒也滴泉貌曼羨廣散也沂八埏暢達也埏若瓮甓地之入際也言其德上達下流也懷生之類霑濡浸潤協氣橫流武節猋逝泰逝遠也邇陋遊原遐閣泳沫泳浮也言恩德如水近者游其原遠者浮其沫首惡鬱沒晻昧昭晰首惡始爲惡者晻昧闇人也言皆變化於德也昆蟲闓懌澤驛回首面內闓澤皆樂也然後圄騶虞之珍羣徵麋鹿之怪獸徵遮也遮麋鹿得其所者謂麋鹿白麟也導一莖六穗於庖導擢也

華六穗嘉禾也犧雙觡格共柢之獸犧牲也觡角也柢本也武帝獲白麋角共一本以爲牲獲周餘珍得周鼎也云臣無珍字放遐於岐文穎曰周放音餘屬於岐山至漢得之於岐山之傍招搖黃棗龍於沼漢書音義棗黃棗也能翼馬身黃帝乘之而仙神馬故言乘龍於沼鬼神接靈圄圄禁也漢注水中出神馬故言靈圄寘於閒館文穎曰是時上求神仙得號曰神君有似靈圄禮待之於閒館中頓挫有味陡折轉甚頓挫有態

奇物諭詭儇變異也歟哉符瑞臻茲猶以爲德薄不敢道封禪蓋周躍魚隕航休之以燎航舟也休美也隕書瑤殘銘武得兵鈐謀東觀曰魚入舟俯取魚以燎也徵夫此之爲符也以登介邱不亦恧乎介大也言周以白魚爲瑞登泰山封禪不亦恧乎進讓之道何其爽歟進周也讓漢也於是大司馬上公假此以發詞進曰陛下仁育群生義征不譴惠以發辭譴順也諸夏樂貢百蠻執贄德侔往初功無與二休烈洽符瑞衆變期應五臣作應期紹至不特創見不獨一物初見也意五臣有者字泰山梁甫設壇場望幸禪祉蓋號以況柴望幸望帝之臨幸也蓋合也合前代之君揆其柴以相比況爲號也二云蓋欲

撰曰前面說周只引周事証最有味陡折轉甚頓挫有態史記何其作其何固勝

孫曰專以拙語見隋此乃濕綿承鉛彈法。

張曰周封禪而惡漢不封禪而惡兩字相應。

何曰就羣臣口中說請封禪之意以符瑞爲驗而歸於作一藝以垂鴻名是亦文人不懷也。

孫曰實指事只作單語像萬世

兼正列其義彼弗飾厥文。

下郎用排語承此是變熬。

永保鴻名與篇首崇號謚相應爲結

孫曰三百篇後四言此當爲第一篇。

嘲雲　甘露　時雨　嘉穀

何曰本之以功德善其始也。

孫曰即尋常口頭語略用撰法便古色照人。

駱虞

也欲化工立號受天之況賜榮名也況善也註俱不（蓋發語詞）五臣有上帝垂恩備祉將以慶成二句陛下謙讓而弗發（弗發注意）羣

三神之歡欽王道之儀（三神上帝泰山梁甫也）羣臣愚焉或曰（一作且）天爲質闇

示珍符固不可辭若然（臣）辭之是泰山靡記而梁父罔幾也亦各

並時而榮咸濟厥世而（臣）屈說者尚何（臣一作時）稱於後而云七十二君

中說請封禪之意以符瑞爲驗而歸於作一藝以垂鴻名是亦文人不懷也。

孫曰實指事只作單語像萬世

意以符瑞爲驗（勃○有○勢）而歸於作一藝以垂鴻名是亦文人不懷也。

（陛下○頌○上○絕○勃○有○勢）

（應劭曰○屬絕也）

哉夫修德以錫符奉命以行事不爲進越也（進越踰禮也）故聖王

不替而修禮地祇謁款天神（款誠也）勒功中嶽以章至尊舒盛德發

榮號受厚福以浸黎元皇皇哉此天下之壯觀王者之卒（一作平）業

不可貶也願陛下全之（皇美也臣哉下有斯事二字無此字）而後因雜揩紳先生之略

術使穫燿日月之末光絕炎炳以展宋錯（措）事（展宋展其官職錯事施其事業也）猶

覽焉於是天子俯（下○頌○總○敘）祈○此一句

公卿之議詢封禪之事詩大澤之博廣符瑞之富（漢書音義詩歌詠功德下四章之頌也大澤○之博○廣大之富饒也）遂作頌曰自我天覆雲之油油

甘露時雨厥壤（此下皆言○符瑞之富）可游滋液滲心去聲漉鹿何生不育嘉穀六穗我稽

曷蓄非唯雨之又潤澤之非唯徧之我汜似布護之（倫註汜普也註云猶君非是）

萬物熙熙懷而慕思名山顯位望君之來（名山泰山也顯位封禪之事也）君乎君乎

侯不邁哉（侯何也言君何不行封禪也）般（此下皆言○符瑞之富）般（般班）之獸樂我君圃（謂騶虞也五臣圃作囿）白質黑章

其儀可嘉旼民旼穆穆君子之態（旼旼和也穆穆敬也言容態和且敬有似君子也）蓋聞其聲

白麟

黃龍

何曰申之以規戒善其終也

孫曰此信子雲所謂曲終奏雅者實文章妙旨也

邵曰頌歸於諷致有深意不得以曲終雅奏少之

今親其來（叶去聲親見其來也）厥塗靡從天瑞之微茲亦於舜虞氏以興濯之麟游彼靈時（止漢書音義武帝祀五畤獲白麟）孟冬十月君祖郊祀馳我君輿帝用享祉（帝天帝也白麟馳我君車之前因取燎祭於天天用歆享之答以祉福也）三代之前蓋未嘗有（叶以宛宛黃龍與德而升采色炫燿煥炳煇煌（橫正陽顯見覺悟黎烝於傳載之云受命所乘（通篇結穴）厥之有章（言符瑞章明也）不必諄諄依類託寓喻以封禪（言依事類托寄以喻封禪）披藝觀之（藝圖書也）天人之際已交上下相發允答聖王之德兢兢翼翼故曰於（烏）興必慮衰安必思危是以湯武至尊嚴不失肅祗舜在假（格）典顧省闕遺此之謂也（假大也何曰此闕遺非謂不封禪也）

孫月峰曰規模亦自仲虺誥伊訓諸篇來第一味贊誦中間賦是後世頌聖之祖然而諷諫意自寓正於鋪敘處彷彿見不足意

陸雨侯曰金堂之露無以起渴哀哉長卿長與世辭何猶作此伎倆以惑人主文人無識將復猶然耶合典引劇秦美新薄其意遂不甚賞其文

何義門曰文傚書而不襲典謨誥頌傚詩而不襲雅頌此長卿之傑作絕思也奈何後人又紛紛摹倣乎

方伯海曰帝王功德何關封禪不封禪且所揄七十二君何人成王所據何典不過取虞書柴望武成祭告而附會其說耳究竟篇中毫無實在根據只是子虛烏有以艱深文其陋會後人險句僻字貌爲古奧按之無物其弊已開於此世只以作俑歸之子雲不知子雲生平極摸擬長卿固有所受之也

欽明尚古作民父母爲天下主執粹精（善之道鏡照四海聽聆風俗博覽廣包參天貳地兼並神明配五帝冠三王開闢以來未之聞也臣誠樂昭著新德光之罔極往時司馬相如作封禪

白麟

黃龍

何曰申之以規戒善其終也孫曰此信子雲所謂曲終奏雅者實文章妙旨也卻曰頌歸於諛故有深意不得以曲終雅奏少之

黃龍與德而升采色炫燿煥炳煇煌正陽顯見覺悟黎烝於今親其來（叶夫韋切）其來也（此）漢之麟游彼靈時（帝祀五時獲白麟）帝用享祉（帝天帝也白麟麟也我君事之前因取麟祭於天天用歆享之答以福祉也）三代之前蓋未嘗有（叶宛切）

楊子雲劇秦美新（劇甚也李充翰林論）揚子論秦之劇莽新之美此乃計其勝負比其優劣之義漢書王莽下書曰定有天下之號曰新（王莽潛移網羅子雲進不能辟戟丹墀亢踪顧議退不能草元虛室顧陛全真而反露才以眩寵詭情以懷祿素餐所刺何以加焉抱朴方之仲尼斯爲過矣）

諸吏（漢書左右曹諸吏皆加官所加或列侯將軍卿大夫良註謂諸官也此雄自稱）中散大夫臣雄稽首再拜上封事皇帝陛下臣雄經術淺薄行能無異數蒙渥恩拔擢倫比與羣賢並（五臣有位字）愧無以稱職臣伏惟陛下以至聖之德龍興登庸欽明尚古作民父母爲天下主執粹精（善作清）之道鏡照四海聽聆風俗博覽廣包參天貳地兼並神明配五帝冠三王開闢以來未之聞也臣誠樂昭著新德光之罔極往時司馬相如作封禪（有文字）一篇以彰漢氏之休臣嘗有顛眴（古眩字通）病（懸也）恐一旦先犬馬塡溝壑所懷不章長恨黃泉敢竭肝膽寫腹心作劇秦美新一篇

孫曰起基權前（指秦功德）

雖未究萬分之一亦臣之極思也臣雄稽首再拜以聞曰

是沉思苦撰濃

權輿天地未祛雖睢盱于盱（爾雅權輿始也祛開也睢仰目也盱張目也）

映而饒古色無

或元而萌或黃而芽（言天地方開故元黃異色而生萌芽也）元黃剖判上下相嘔（同煦言天地既判相與嘔養萬物也）爰初生民帝

所謂意當語新

孫曰畦徑太顯淺類近代人語○兩五字句稍見古態

王始存在乎混混茫茫之時豐聞罕漫（不明貌）而不昭（五臣作照）察世莫得

以下劇秦

孫曰略活動乃不甚嚴重

而云也厥有云者（五臣無此一句）上罔顯於羲皇中莫盛於唐虞邇靡著

張曰秦政暴虐之本不越二語

於成周仲尼不遭用春秋因斯發言神明所祚兆民所託罔不

（頓○一筆）

云道德仁義禮智（二語言春秋之義也）獨秦崛起西戎邠荒岐雍之疆因襄

文宣靈之僭跡立基孝公茂惠文奮昭莊（襄文而下皆秦主謚）至政（始皇名）破縱

孫曰兩字濃鍊與上語為三而字一律亦是調法

擅衡（橫）并吞六國遂稱乎始皇（五臣作皇帝）盛從（縱）商鞅（張儀韋昭李斯）儀韋（張儀韋昭李斯）斯

之邪政馳騖起（白起）翦（王翦）賁（奔賁之思兵剗滅古文刮語燒書

（蒙恬）

孫曰四字俱就水上喻意亦自有色

弛禮崩樂塗民耳目遂欲流唐漂虞滌殷蕩周（流漂滌蕩謂除其禮法也）孰

除仲尼之篇籍自勒功業改制度軼量咸稽之於秦紀是以者

儒碩老抱其書而遠遯禮官博士卷其舌而不談來儀之鳥（鳳也）

因角之獸（麟也）狟（狟獷皆獸之黠人者）獷（礦）而不臻甘露嘉醴景曜浸（侵）潭（潘）

之瑞潛（浸潭謂滋液浸潤能生萬物也潛藏也）大茀（茀經實巨狄鬼信之妖發（謂彗星也穀梁傳星

孫曰句法效封禪文而一正一反意勢略變何曰此數語即

李入北斗李之為言猶弗也史記始皇本紀有墜星下東郡至地為石漢書秦始皇時有大人身長五丈夷狄服出於臨洮鬼信謂告祖龍死也見西征賦○前○語○

靈繹海水羣飛（繹猶緒也言神靈歆其舊緒不福祚之也繹或為液滋液也海水喻萬民羣飛言亂○二世胡亥而亡何

○傳○入○議○論○

其劇與（劇甚也言促甚也）帝王之道競競乎不可離已夫能貞而明之者

窮祥瑞已而昧（蔑）之者極妖慾（回邪也言既邪且闇故妖慾競集也）上覽古在昔有憑

應而尚缺焉壞徹而能全（言古帝王之興有憑依瑞應而尚毀缺焉有行壞徹之道而全立者乎）故若古者

劇秦中帶起美新意。

以上終秦之暴。以下由漢入新莽。乃上下分界處。

孫曰單語有致。雖不甚深。却亦鍊勁。

以下美新

孫曰此靈契乃虛字與湧出對不與下文靈契同。子雲思好深。沉何亦犯重。

稱堯舜（何曰微猶慶也。）威侮者陋桀紂（何曰若順也。）況盡汎（同）掃前聖數千載功業專用已之私而能享祐者哉（況況始也。）會漢祖龍騰豐沛奮迅宛（攝宛葉見檄豫州）葉自武關（見檄豫州）東京賦）創業蜀漢發跡三秦（漢書灌嬰追斬羽東城漢王即皇帝位于汜水之陽按東城今江南鳳陽府定遠縣汜水之陽今山東曹州府地。）克項山東而帝天下（城今江南鳳陽府定遠縣汜水之陽今山東曹州府地。）擿（攝）秦政慘酷尤煩者應時而蠲（蠲）如儒林刑辟歷紀圖典之用稍增焉秦餘制度項氏爵號雖違古而猶襲之是以帝典闕而不補王綱弛而未張道極數殫闇忽不還遠至大新受命上帝還資后土顧懷元符（符天靈契地契）黃瑞涌出（王莽承黃龍之後故曰黃瑞。）潭淳汃滴川流海渟雲動風偃霧集雨散誕彌八紘（八紘猶八埏即八方也。）震聲日景（言威聲如雷光景若日也。）炎光飛響盈塞天淵之間必有不可辭讓云爾於是乃奉若天命窮龍極崇與天剖神符地合靈契創億兆規萬世奇偉倜儻譎詭天祭（剞字五臣作際）地事其異物殊怪存乎五威將帥班乎天下者四十有八章（漢書莽遣五威將軍王奇等班符命四十八篇於天下。）登假皇宮鋪衍下土（假至也。）非新室（頂上意頓挫假至也。善作家）其疇離之（離應也。）卓哉煌煌眞天子之表也（表儀也。）若夫白鳩丹烏素魚斷蛇方斯蔑矣（吳錄殷湯有白鳩之祥尚書帝驗太子發渡河中流火流爲烏其色赤素魚白魚也見封禪書漢書高祖夜經澤中有大蛇當徑高祖杖劍斬之。）受命甚易格來甚勤（格至也指衆瑞）昔帝纘皇王纘帝隨前踵古或無爲而治或損益而亡豈知（五臣作如）新室委心積意儲思垂務（委亦積也垂務垂拱而治之事也。）旁作穆穆明旦不寐勤勤懇懇者非秦之爲與（以秦之所爲爲非也。）夫不勤勤則前人不當不懇懇則覺德不愷（前人先王也愷和也）是以發秘府覽書林遙集乎文雅之囿翔翔乎禮樂之場亂殷

孫曰捕此斷意於文勢亦委折有波沉鬱有婉味然不甚醒快

孫曰忽耕長句亦是怨女勢太拘欲其跌宕然語未甚工

周之失業紹唐虞之絕風乱續也紹繼也懿律六律嘉量斗斛金科玉條謂法令也神卦靈兆古文畢發炳煥照耀靡不宣臻宣徧也臻至也式軨軒旂旗以示之式用也軨車也揚和鸞肆夏以節之大戴禮行以和鸞趨中肆夏周禮注和鸞皆金鈴也所以節車者漢書音義肆夏詩禮也步則歌之以中節施黼黻袞冕以昭之正嫁娶送終以尊之親九族淑賢以穆之夫改定神祇上儀也漢書恭奏定南郊欽修百祀咸秩也漢書恭奏定群臣之禮明堂雍臺壯觀也漢書恭奏起明堂辟雍九廟長壽極孝也天子七廟兼加黃帝虞舜二廟爲九廟又置長壽宮制成六經洪業也漢書恭奏立樂經經有五而又立樂故云六以証耀太后若復五爵度三壤漢書恭奏合天下田畝受得爲爵五等地四等經井田漢書恭合天下井者分餘田與九族免人役漢書恭合更名天下奴婢曰私屬皆不得賣之方甫刑甫刑呂刑也後爲甫侯故曰甫漢書恭分移律令儀法匡馬法馬法司馬穰苴之法也恢崇祇庸燦德懿和之風廣披搢紳講習言諫

孫曰長句宏麗偶語工緻

箴誦之塗振鷺之聲充庭鴻鸞之禽漸階振鷺鴻鸞喻賢也傳前聖之緒布濩流衍而不韜韜古通櫝郁郁乎煥哉天人之事盛矣鬼神之望允塞羣公先正罔不夷儀夷等儀也常儀也姦宄寇賊罔不振威紹少典之苗著黃虞之裔史記黃帝者少典之子姓公孫漢書封姚何爲初睦侯奉黃帝後嬀昌爲始睦侯奉虞帝後帝典闕者已補王綱弛者已張炳炳烺烺古同烺烺明也厥被風濡化者京師沈潛甸內匝洽侯衛厲揭器要荒濯沐沈潛深也甸內近郊匝也厲深沽也揭淺沽也濯沐徵沽也而祇前典也極力鋪張祇法巡四民迄四嶽增封泰山廣字禪梁父斯受命者之典業也典常也罄受命曰不暇給或不受命然猶有事矣受命謂漢高也不受命謂始皇也況堂堂有新正丁厥時下當也崇嶽渟海通瀆之神咸設壇場望受命之臻焉海外遐方信延頸企踵回面內嚮喁喁如也帝者

以上極贊恭之功德起下當封禪意

孫曰祖封禪神望幸意而益以入歸一節亦是避太襲然雙意

翻覺境淺不若單意脗古有味

何曰舊一作奮

前言仲尼不遭用春秋因斯發此言宜命賢哲作帝典一篇奮三爲一襲雖益以自負也

句○賁離正意

雖勤五臣有讓字惡可以已乎宜命賢哲作帝典一篇舊三爲一襲以示來人摛之罔極舊三爲一謂足舊二典而成三典也謂堯典舜典五臣作○舊註襲藏也屬下句讀。○介萬世常戴巍巍履粟粟粟敬也臭馨香合甘實言明德比於馨香甘實故臭而合之鏡純粹之至精聆清和之正聲則百工伊凝庶績咸喜古通熙荷天衢提地釐釐理也斯天下之上則已庶可試哉則法也

孫月峯曰全是模擬封禪。更加鋪張。兼有轉折波瀾。儘爲宏麗。第機格却顯淺。間有率處。弱處。讀之不甚有深味。謂曰極思。尚未敢信。

孫執升曰封禪文。於收處微寓箴規。此則全是諛詞矣。流思苦撰語古意新。似不肯讓相如獨步。○陳玉陽云洪景盧爲子雲澡雪之語足破千古。夫娟人而曰優於桀紂賢於蹻跖須耶諸耶此論雖創。邦生人慧思並存之方伯海曰楊子雲以法言擬論語。以太玄擬易。始念何嘗不以聖賢自期。迨投閣不死。莽赦其罪。因附會符命。忍恥苟活。自結於莽。至以此等惡札。流穢千秋。厥後綱目書爲莽大夫楊雄卒。爲法受惡無可追者。嗟乎莽以符命欺天罔人。當日頌莽功德。萬有餘人。至自許爲惟清惟默守道之極者。而亦爲之噫。晚節末路之難。此固子雲遭逢之不幸。其亦守道有未極乎。

班孟堅典引（并序蔡邕曰典引者篇名也亦有常也法也引者伸也長也尚書疏堯之常法謂之堯典漢紹其緒伸而長之也）

臣固言永平十七年、臣與賈逵傳毅杜矩展隆郗（五臣作郷）萌等召詣雲龍門、小黃門（崔者）趙宣持秦始皇帝本紀、問臣等曰、太史遷下贊語中寧有非邪、臣對（一作臣等對曰）此贊、賈誼過秦篇云向使子嬰有庸主之才僅得中佐秦之社稷未易絕也此言非是、即召臣入問本聞此論非邪、將見問意開寤耶（五臣無臣字此七字）臣具對素聞知狀（本所聞知）詔因曰、司馬遷著書成一家之言揚名後世至以身陷刑之故反微文刺譏貶損當世非誼士也、司馬相如浮行無節但有浮華之辭不周於用（周備也）至於疾病而遺忠主上求取其書竟得頌（語雖偏頗亦是一番議論）述功德言封禪事忠臣效也至是賢遷遠矣（司馬遷始皇贊中全述賈誼過秦論以明秦事寧有

非言問何處有非也固對以予與唐王數語爲非是欲貶予長而誇長卿封禪書以起已作典引意也微文用隱語也洿行私卓氏女也臣固常伏刻誦聖論昭明好惡不遺微細（即上所論二臣是非）緣事斷誼動有規矩雖仲尼之因史見意（謂修春秋褒貶之事也）亦無以加臣固被學最舊受恩浸深誠思畢力竭情昊天罔極臣固頓首（叠文有頓首二字）伏惟相如封禪靡而不典揚雄美新典而亡實然皆游揚後世垂爲舊式臣固才朽不及前人蓋詠雲門（樂名）者難爲音觀隨和者難爲珍（五臣無此三句）不勝區區竊作典引一篇雖不足雍容明盛萬分之一猶（五臣有啟字）啟發憤懣（善作滿）覺悟童蒙光揚大漢軼聲前代然後退入溝壑死而不朽臣固愚戇頓首頓首曰

大極之元兩儀始分烟烟煴煴有沈而奧有浮而清（烟烟煴煴陰陽和一相狹貌也）沈浮交錯庶類混成糞命民主五德初起同于草昧元氾之中踰絪越埏寂寥而亡詔者系不得而綴也厥有氏號紹天闡繹（宗紹天地開道人事）莫不開元於太昊（伏羲氏）皇初之首上哉夐乎其書猶五臣有可字得而修也亞斯之代通變神化囿光而未曜若夫上稽乾則降承龍翼（龍馳也）而炳諸典謨以冠德卓絕者莫崇乎陶唐陶唐舍亂而禪有虞有虞亦命夏后稷契熙載越成湯武股肱既周天迺歸功元首（謂堯也）將授漢劉（天有五行之序堯與四臣各據其一行而堯爲之正四臣已偏故歸功元首之子孫而授漢劉也）

唐氏既衰其後劉累者在豢爲御龍氏在商爲豕韋氏在周爲唐杜氏成王滅唐晉王殺杜伯杜伯之子隰叔奔晉其後士會自秦而復歸其子留秦者爲劉氏以是明之漢爲堯後。傳

其承三季之荒末值亢龍之災孽懸象闇而恒文乖彝倫斁而簒章缺（恒文即懸象謂日月也）故先命元聖使綴學立制（元聖孔子也春秋演孔圖孔子母徵在愛感黑帝而生故曰元

重提唐寫爲一篇張本

孫曰宏洪相犯
令人必避

張曰漢高不事詩書安得云孔子之宏陳此固特回顧前文已

孫曰氣舒徐而力蒼勁極其圓

何曰此數語是引

何曰起末皆謹嚴有法

聖宏亮洪業表相祖宗贊揚迪哲備哉粲爛眞禋五臣作聖明之式也
雖皐夔衡旦密勿之輔比茲褊矣茲孔子也是以高光高祖光武二聖宸五臣作辰佑其域如札辰之時至氣動乃龍見淵躍拊翼而未舉欲飛也則滅靈紛紘海內雲蒸雷動電燻慌忽瀇瀁分尚作不泊其誅言二祖尚未即位胡亥至恭天皆先爲誅滅而已不親莅之也然後欽若上下恭揖羣后正位度宗度居也宗尊也有于德不台淵穆之讓言文台摩號師矢敦奮撝之容矢陳也敦勉也奮奮擊揩奪也蓋以膺當天之正統受克讓之歸運普炎上之烈精謂太上之德也蓋聚也溫孔佐之宏陳云爾孔佐孔子即上洋洋乎若德帝者之上儀誥誓所不及已鋪觀二代殷周洪纖之度洪大也纖細也其蹟可探也並開迹於一簣同受侯甸之服奕世勤民以方伯統牧一簣喻微也乘其命賜彤弧黃鉞之威

加之二漢而四也後漢註并武帝光武爲七十四有不俾而假素問光五臣作慶而遺章言前封禪之君有天不使之而尚假竹素未有告之以光明之度而遺其篇章也今其如台貽而獨闕也我是時聖上固以垂精遊神包舉藝文屢訪羣儒愈善作諭容故老與之斟酌道德之淵源看覈仁誼之林藪以望元符之臻焉斟酌飲也看覈食也於道德仁義之事亦如飲食之求醉飽也既感羣后之讜辭又悉經五緐宙之碩慮矣五緐下辭也將紼古通拂音弗萬嗣揚洪輝奮景炎揚奮皆振布之意也紼使也扇遺風播芳烈久而愈五臣作遝新用而不竭汪汪乎丕天之大律其疇能亘之哉唐哉皇哉皇哉唐哉言惟唐堯與漢也

孫月峯曰大約是兼撮馬楊之勝中間大模擬處亦可厭問或錯綜其調借勢變換更潤以工詞運以婉致雖云襲而姿態乃更橫溢此却是摹擬三昧

何義門曰廢而無實故爲味不長然自一時之極思也

方伯海曰以上三篇皆侈談功德符瑞大旨同歸於封禪其間用意却有不同漢武帝雄才大畧置五經博士改正朔易

服色。制禮作樂。征伐四方。眞有狹小前人之規。故借成王繼體無所事事來相形。王莽粉飾周官周禮。凡事多假託六藝以文其奸。故借秦焚書蔑典來相形。此篇以漢承堯後德比祖宗。事同揖讓。故借夏商二代皆崛起方隅。征誅革命來相形。文字必由立意。合之答賓解朝客難諸篇讀之。當自得其解矣。

昴春天經（孝道也）惇睦辨（古通辨）章之化洽巡靖黎蒸懷保鰥寡之惠浹（以上言功德典贍）燔瘞縣沈肅祗羣神之禮備（爾雅祭天曰燔柴祭地曰瘞埋祭山曰縣懸祭川曰浮沈）是以來儀集羽、族於觀魏肉角馴毛宗於外圃（觀魏皆闕名肉角麟也毛蟲三百六十麟爲之長故曰毛宗　何曰伏侯古今注雍初二年北洵得一角獸大如麑有角在耳間端有肉）擾緇文皓質於郊升黃輝采鱗於沼甘露宵零於豐草三足軒翥於茂樹（古今注元和二年三足烏集沛國）若乃嘉穀靈草奇獸神禽應圖合諜（同牒）窮祥極瑞者朝夕恫牧（天子寰內也）日月邦畿卓犖乎方州洋溢乎要荒昔（五臣有周字）姬有素雉朱烏元秬黃黍（半甘半苦）之事耳（素雉白雉也見東都賦朱烏卽赤烏見劇秦美新秬黑黍也黍大麥也）君臣動色左右相趨濟濟翼翼戚戚如也益用昭明寅畏承聿懷之福亦以寵靈文武貽燕後昆覆以燾鑾（燾鑾車蓋也）豈其爲身而有顯辭也（五臣無而有二字顯作專）若然受之亦宜勤恁（音壬二音）旅力（恁思也旅身以起下意言成王封禪非止爲

陳也以充厥道啓恭館之金縢恭館崇廟金縢之所在御東序之秘寶河圖也以流其占占謂擇吉日舉行封禪之禮夫圖書亮章天哲也孔緁先命聖孚也緁道體也體行德本正性也逢吉丁辰景命也集成八句緫承上文以流其占來言既占得吉卦原卦所由立本於河圖洛書其理可信而章明乃天之以智示人行事處亮信章明哲智也有卦則必有爻之緁詞而此緁詞本孔子先期而命之今卦之大象吉爻詞又吉乃大漢功德與孔聖心相孚合處且所占之事大象與爻詞俱吉又先看卦體後看卦德卦體者卦中六位如潛見飛躍之類與時偕行卦德者或從大象上見如乾健坤順艮止兌說之類體之中又以德為本皆聖人決性命之理以示人使人行事得以自正其性且行事必於吉日宜用剛日宜用柔日今所占之日既逢其吉則當先期丁寧以及時行事乃天之出其大命以示人辰時景大也丁即易中先丁三日後丁三日之丁從來註家慣慣皆失其解順命以創制因定以和神因定謂因定也答三靈之蕃祉展放唐之明文三靈天地人也放謂放勳即唐堯也茲事體大而允審寐寤於聖心瞻前顧後前謂前代帝王後謂子孫也豈茂清廟懼敕天命也茂輕也懼難也豈言封禪之事皆述祖宗之德今乃推讓是輕清廟不敕天命也伊考自遂古伊維也遂古遠古也乃降屍爰茲下至於漢也作者七十有四人善曰古封禪者七十有二君又

用討韋顧黎祟之不恪韋豕韋顧己姓之國皆夏諸侯黎祟殷諸侯也四國為不敬湯文詠之至于參三五華夏京遷鎬亳言殷周參五而分華夏之地然後遷于鎬亳也按鎬今峽西西安府長安縣亳有二湯始都在今河南歸德府商邱縣與葛為隣處徙都西亳今河南府偃師縣遂自北面虎螭其師革滅天邑北面臣伍天邑天子之邑虎螭如虎如螭也是故誼士華而不敦言雖華美而不敦厚也武稱未盡護同濩有慙德不其然與武周樂也濩殷樂也亦猶於烏穆猗那翕純皦繹以崇嚴祖考殷薦宗配帝發祥流慶對越天地者烏奕乎千載豈不克自神明哉誕罄有常審言行無殊功也緫起下意於篇籍光藻朗而不渝耳矧夫赫赫聖漢巍巍唐基派測其源乃先孕虞育夏甄殷陶周然後宣二祖高祖光武之重光襲四宗文帝武帝明帝之緝熙神靈日照光被六幽六幽謂上下四方也仁風翔乎海表威靈行乎鬼區鬼區即鬼方絕遠之地也匿五臣作慝亡無回而不泯微胡瑣而不頤頤養也何細而不養言者

陸曰文人逞筆何所不至

王弇州曰詞氣雄傑深渾非魏晉駢麗可擬

瀹註山曉閣並將厥道二字屬下至於句讀

養也故夫顯定三才昭登之績匪尧不興鋪聞遺策在下之訓匪
漢不宏厥道詩明明在下毛傳曰文王之德明明在天下故曰在下之訓瀹註五臣以遺策為典策之缺遺者在下謂教流訓於下者俱非也至於
經緯乾坤出入三光外運渾元內霑毫芒言漢道外則運行於渾元內則沾潤於毫芒言巨細咸被也
性類負性之類為人循五臣作脩理品物咸亨其已久矣盛哉皇家帝世德臣列
辟功君百王言漢之能臣古之列辟其功又為百王之君也榮鏡宇宙尊亡與亢乃始虔葦勞
謙何曰葦亦勞也易曰勞謙君子有終言競競業業貶成抑定不敢論制作至於遷正黜
色賓監之事渙揚寓內漢承周後當就夏正以十二月為年首而秦以十月為年首高祖又以十月至霸上因而不改至武帝太初始改焉賈誼
公孫臣等議以漢土德服色尚黃至光武中乃黜黃而尚赤立殷後曰紹嘉公周後曰承休公以賓而監二代矣而禮官儒林屯一作純用為
誨之士不傳祖宗之髦俾雖云優慎無乃蔥與於是三事三公岳
牧之寮僉爾而進曰陛下仰監唐典中述祖則俯蹈宗軌謂武帝封禪事

邵曰史論當觀全史必有家數不當採擇一二以概其全也昭明所收以備取材之府耳何曰遇時二字一篇眼目

班孟堅公孫宏傳贊凡史傳之末作一贊以論傳內人之善否亦論之意也

贊曰公孫宏卜式倪寬咸以鴻漸之翼困於燕雀漢書註漸進也鴻一舉而千里者翎翼之材也遠迹羊豕之間非遇其時焉能致此位乎漢書公孫宏少貧牧豕海上年四十餘乃學春秋年六十餘對策拜博士遷丞相又卜式以田畜為事入山牧羊十餘年羊致千餘頭上拜為中郎遷御史大夫與倪寬三人相類故連言之是時漢興六十餘
載海內乂安府庫充實而四夷未賓制度多闕上方欲用文武
求之如弗及始以蒲輪迎枚生枚先以二人作引乘見主父而歎息漢書武帝以安車蒲輪徵枚生主父偃上言九事其八事為律令朝奏暮召入見謂曰公安在何相見之晚也羣士慕嚮異人並出卜式拔於芻牧宏
羊擢於賈豎倪寬青奮於奴僕日磾低出於降虜漢書衛青父鄭季與陽信長公主家僮衛媼通生青青姊入宮幸上召青為建章監侍中又金日磾本匈奴休屠王子王降漢後悔昆邪王殺之將其衆降日磾以父不降沒入官輸黃門養馬馬肥好上拜為馬監
斯亦曩時版築謂傅說飯牛謂甯戚之明漢書作朋已漢之得人於茲為盛儒雅

則公孫宏董仲舒俱治春秋倪寬治尚書爲行則石建石慶並石奮子皆以馴行質孝謹官至二千石質漢書汲黯爲主爵都尉數直諫推賢則韓安國鄭當時漢書韓安國所推舉皆廉士賢於己者又鄭當時每朝候上問說未嘗不言天下長者定令則趙禹張湯漢書張湯與趙禹共定諸律令文章則司馬遷相如滑稽見上居應對則嚴助朱買臣漢書嚴助又卜式言郡國不便帝皆重之直則汲黯卜式漢書汲黯爲主爵都尉數直諫又卜式言郡國不便帝皆重之

陸曰無賢不庸無職不舉千載下猶令人企想與朱買臣並在左右歷數則唐都洛下閎漢書造漢太初歷方士唐都巴郡洛下閎與鮮于妄人治歷亦巴郡人洛下閎明曉天文地理隱於洛亭誰隆薦閎姓也耆舊傳閎明曉天文地理隱於洛亭誰隆薦閎待詔太史更作太初歷拜侍中辭不受協律則李延年漢書李延年坐法腐刑善歌新聲爲協律都尉運籌則桑宏羊奉使則張騫蘇武將帥則衛青霍去病受遺則霍光金日磾漢書武帝病篤光曰如有不諱誰當嗣者上曰立少子君行周公之事光讓曰磾日磾亦曰臣不如光遂受遺詔輔少主其餘不可勝紀是以興造功業制度遺文後世莫及孝宣承統纂修洪業亦講論六藝招選茂異而蕭望之梁邱賀夏侯勝韋元成嚴彭祖尹更始以儒術

孫曰文法小變

進漢書蕭望之修齊詩事后倉又梁邱賀從京房受易又夏侯勝從伏生受尚書又韋賢修詩傳子元成至丞相又嚴彭祖尹更始爲諫大夫劉向

王褒以文章顯將相則張安世趙充國二魏相丙吉于定國杜延年四相治民則黃霸王成龔遂鄭宏召信臣韓延壽尹翁歸趙廣漢嚴延年張敞之屬背新也皆有功迹見述於後世參其名臣亦其次也次謂次於武帝

何義門曰後漢書中左雄傳論即擬此篇

方伯海曰是贊公孫宏却把諸人牖刻其中是宏之無一善狀可知變體中自具微詞文亦歷落可喜○公孫宏事事迎合武帝孔光張禹之徒耳儒術有何足紀歸之於時論自不刊

又用前法

方曰上下以遙對任者法

方曰天命人事
狀結末

方曰又以天命人事雙敘見與前代禪受不同重在人事不斥之斥妙

于令升晉紀論晉武帝革命

史臣曰帝王之興必俟天命苟有代謝非人事也文質異時建
與不同故古之有天下者栢皇粟陸以前爲而不有應而不求
執大象也栢皇粟陸上古帝王號見莊子大象天法也鴻荒
堯舜內禪體文德也漢魏外禪順大名也禪讓運晉書禪位表夫唐虞內禪無兵戈之事故曰文德漢晉外禪有萌伐之事故曰順名以名而言案得不僭稱以爲禪代邪靈運之言似出于此湯武革命應天人也與外禪不同時當革命也高光
高祖光武爭伐定功業也各因其運而天下隨時隨時之義大矣
哉古者徵其事則命以始今帝王受命而用其終豈人事乎其
天意乎
始謂元日也漢注魏陳留王以咸熙二年十二月禪位于晉故曰用其終其始終不同豈惟人事乃天意也五臣以終爲終帝王之事以今爲陳留王者非也
孫執升曰禪可緩而篡必急晉武之急於禪正其急於篡也
末數語諷刺特深

方伯海曰魏之篡漢晉之篡魏皆以禪爲名所云居堯之宮逼堯之子篡也非禪也值本朝臣子立言殊難却以外禪做箇名目可謂曲而中肆而隱矣

于令升晉紀總論

史臣曰昔高祖宣皇帝（司馬懿也）以雄才碩量應運而仕值魏太祖創基之初籌畫軍國嘉謀屢中遂服輿輦驅馳三世（晉紀魏武帝爲丞相命高祖爲文學掾每出謀策畫多善魏文帝即位遷驃騎大將軍丞相長史明帝即位爲撫軍大將軍）性深阻有如城府而能寬綽以容納行任數以御物而知人善采拔故賢愚咸懷小大畢力爾乃取鄧艾於農隙（人采拔之實此知）引州泰於行役委以文武各善其事（魏志鄧艾屯農網紀上計吏因使見宣王宣王奇之辟以爲椽遷尚書郎郭頒世語荊州刺史裴潛以州泰爲從事司馬宣王鎮宛潛數遣詣宣王遂爲所知歷荅豫州刺史）故能西禽孟達東舉公孫淵（晉紀新城大守孟達反高祖親征之魏志公孫淵爲遼東太守自立爲燕王宣王斬之傳首洛陽）內夷曹爽外襲王陵（晉紀高祖與曹爽俱受遺輔政爽橫恣有反狀夷三族又王陵以魏主非明帝親生謀更立楚王彪高祖襲之）神略獨斷征伐四克維御羣后大權在已（維御猶撫御）屢拒諸葛亮節制之兵而東支吳人輔車

陛曰深阻好雄心事類然然不容納任數何以夠知人而盡其用○數語有斷制

方曰人臣無專權此俱是微詞

之勢。世宗（司馬師）承基太祖（司馬昭）繼業軍旅屢動。邊鄙無虞。於是百姓與能。大象始構矣。（世宗二句當移在此）元豐亂內。欽誕寇外。（晉紀李豐夏侯元謀廢大將軍世宗聞之乃遣王羕迎豐至勇士築殺之元夷三族又揚州刺史文欽矯太后令罪狀世宗世宗自帥討之欽敗入吳又鎮東大將軍諸葛誕貳于太祖親征斬誕首夷三族）潛謀雖密。而在幾必兆。淮浦再擾。而許洛不震。咸黜異圖。用融前烈。（淮浦許誕也纂註即上所云內外也）然後推轂鍾鄧。（鄧艾）長驅庸蜀。三關電掃。劉禪入臣。漢南記。蜀有陽平江關白水北為三關晉紀鄧艾進軍城北蜀王劉禪降）天府（一作符）人事於是信矣。始當非常之禮。終受備物之錫。名器崇於周公。權制嚴於伊尹。至於世祖（武帝司馬炎）遂享皇極。正位居體。重言慎法。仁以厚下。儉以足用。和而不弛。寬而能斷。故民詠惟新。四海悅勸矣。聿修祖宗之志。思輯戰國之苦腹心不同。公卿異議。而獨納羊祜之策。以從善為衆。（異議謂晉紀鄧艾言伐吳方臣皆以為不可唯張華贊成之）議而杖王杜之決。（晉紀龍驤將軍王濬上疏伐吳上將許之賈充荀勗等諠諠以為不可張華固勸之杜預亦上疏上先納羊祜之謀重以濟預之決乃發詔諸方大舉）汎舟三峽。介馬桂陽。役不二時。江湘（五臣作湖）來同。（謂並歸晉也）夷吳蜀之壘垣。通二方之險塞。掩唐虞之舊域。班正朔於八荒。太康之中。（大康武帝年號）天下書同文。車同軌。牛馬被野。餘糧棲畝。（謂禾穗隆於田畝也）行旅草舍。外閭不閉。（草舍草宿也）民相遇者如親。（五臣無者字）其賈之者取資於道路。故於時有天下無窮人之諺。雖太平未洽。亦足以明吏奉其法。民樂其生。百代一作世之一時矣。武皇既崩。山陵未乾。楊駿被誅。母后廢黜。（晉紀太傅楊駿作亂被誅遷太后于永寧宮策廢為庶人居于金墉城）朝士舊臣。夷滅者數十族。尋以二公楚王之變。（二公太宰汝南王亮太保衛瓘也晉紀孟觀知中宮旨因譖二公欲行廢立事楚王瑋殺二公張華以二公既亡楚必專權使方曰崇字嚴字但是作者微詞陸曰略言以諱其篡。

以上言開基之始以下言喪亂之由。

張曰晉之開基本以篡逆其後宗室自相魚肉

陸曰笑甚

陸曰有此奸險那不易伊周爲益顯

華猛言於后遣詔者李雲宣詔免瑋付廷尉瑋以矯詔伏誅宗子無維城之助而闕伯實沈之卻歲構

左傳高辛氏有二子伯曰闕伯季曰實沈居曠野不相能日尋干戈以相征討闕伯實沈則參商也兪兄弟構郤也歲構年年有之也師尹無具瞻之貴而顛墜戮辱之禍日有至乃易天子以太上之號而有免官之謠

晉書惠帝禪位于趙王倫倫以兵留守衛上號曰太上皇改金墉曰永安宮中書令繆播云太史奏星變當有弊官大子民不見德唯亂是聞朝爲伊周久爲桀跖善惡陷於成敗毀譽於勢利於是輕薄干紀之士役姦智以投之如夜蟲之赴火內外混淆庶官失才名實反錯天網解紐國政迭移於亂人禁兵外散於四方方岳無鈞石之鎮關門無結草之固李辰石冰傾之於荊揚

晉惠紀蜀賊李流攻益州發武勇以西赴益州兵不樂西征李辰因流百姓以山都民郎沈爲主石冰應之略揚州刺史蘇峻除劉淵還離石遂誅亂攻破諸郡縣自稱王又王彌攻上黨東安二郡復攻青州二十餘年而河洛爲墟戎羯稱制二

以上詆敘晉代興衰前晉所由不遑一尸登地百

帝失尊山陵無所二帝憤慨也晉懷紀劉曜入京都百官矣守天子蒙塵於平陽又愍紀劉曜遣長安劉粲攻於城下天子蒙塵于平陽矣何

晉紀劉曜入京都殺大將軍吳王晏光祿大夫竟陵王楙餘官僚庶不可勝數又入都六宮幽辱南陽王模出降以模妃劉氏賜胡

催○諭

戕樹立失權託付非才四維不張而苟且之政多也四維禮義廉恥

法於治其弊猶亂作法於亂誰能救之故于時天下非斬劉淵王彌石勒之將兵都尉王彌者青州之

軍旅非無素也彼劉淵者離石之散吏也蓋皆弓馬之士驅走之人凡庸之才非有吳先主諸葛孔明之能也新起之寇烏合之衆非吳蜀之敵也曾子曰烏合之衆初雖相歡後必相咋

脫耒爲兵裂裳爲旗非戰國之器也自下逆上非鄰國之勢也然而成敗異效擾天下如驅羣羊舉二都如拾遺芥二都長安洛陽也將

相侯王連頭受戮乞爲奴僕而猶不獲晉紀劉曜入京都殺大將軍吳王晏光祿大夫竟陵王楙餘官僚庶不可勝數又入都六宮幽辱南陽王模出降以模妃劉氏賜胡后嬪妃主虜辱於戎卒豈不哀哉晉陽秋劉曜入都六宮幽辱南

襄尚未闡晰故張平復發其端而暢爲妻言之。

夫天下大器也羣生重苦也愛惡相攻利害相奪其勢常也泛論一段見有天下所以長久之故。

若積水于防燎火於原未嘗暫靜也防隄也器大者不可以小道治勢動者不可以爭競擾古先哲王知其然也是以扞其大患而陸曰非眼窺治亂之原胸有經濟之具未能言此。

不有其功禦其大災而不戢其利百姓皆知上德之生已而不方曰此段將治天下大道理極力鋪列若爲晉發又若不專爲晉發晉發豈之不能用以治天下已於言外躍然下段截引周家便是發明此意行文快利中復清

謂淺已以生也淺聚也是以感而應之悅而歸之如晨風之鬱北林龍魚之趣淵澤也順乎天而享其運應乎人而和其義然後設禮文以治之斷刑罰以威之謹好惡以示之審禍福以喻之求晉發豈之不能以上言其功以下言其效

明察以官之篤慈愛以固之故衆知向方皆樂其生而哀其死悅其教而安其俗君子勤禮小人盡力廉恥篤於家閭邪僻銷於胸懷故其民有見危以授命而不求生以害義又況可奮臂

大呼聚之以干紀作亂之事乎基廣則難傾根深則難拔理節謂政教號令膠結則不遷是以昔之有天下者所以長久也夫豈無辯主賴道德典刑以維持之也故延陵季子聽樂以知諸侯存亡之數短長之期者蓋民情風教國家安危之本歷敘周事爲晉反照也昔周之興也后稷生於姜嫄而天命昭顯文武之功起於后稷故其詩曰思文后稷克配彼天又曰立我烝民莫匪爾極極思戈居又曰實覃實訏厥聲載路文德也又曰實維邦媛邰之國身服厥勞故其詩曰乃裹糇糧于橐于囊陟則在巘復降在原以處其民以至于太王爲戎翟所逼而不忍百姓之命杖策而去之莊子太王亶父居豳狄人攻之太王曰與人之兄居而殺其弟與人之父居而殺其子吾不忍也因杖策而去故其詩曰

何曰以上論民情風教以下忽說取天下當積德累仁段落不清。

孫曰敘周事皆引詩是學劉子政災異對。

何曰引周家創業以見晉之不然似未免過于鋪排然是假國語文法。

陳僕茂淵雅簡穆辭香純得之西京六朝文幾此者少矣。

來朝走馬帥（臣）肇西水濬至于岐下周民從而思之曰仁人不可失也故從之如歸市居之一年成邑二年成都三年五倍其初（新序太王去邠踰梁山而保岐下百姓扶老携幼隨而歸之二年成邑三年成都三年五倍其初）每勞來而安集之故其詩曰乃慰乃止乃左乃右乃疆乃理乃宣乃畝以至于王季能貊其德音故其詩曰克明克類克長克君載錫之光至于文王備修舊德而惟新其命故其詩曰惟此文王小心翼翼昭事上帝聿懷多福聿述也懷思也一云聿遂也懷來也由此觀之周家世積忠厚仁及草木內睦九族外尊事黃耆養老乞言以成其福祿者也（此毛詩行葦序也之言也）而其妃后（五臣作后妃）躬行四教（四教婦德婦言婦容婦功也）尊敬師傅服澣濯之衣修煩辱之事化天下以婦道（毛詩葛覃序也）故其詩曰刑于寡妻至于兄弟以御于家邦是以漢濱之女守潔白之志中林之士有純一之德故曰文武自天保以上治內采蘋以下治外始於憂勤終於逸樂（毛詩六月序也鄭玄曰內謂諸夏也外謂夷狄也）於是天下三分有二猶以服事殷諸侯不期而會者八百猶曰天命未至（方曰直刺武帝以三聖（文武周公）之智伐獨夫十二月受魏禪）以三聖之智伐獨夫之紂猶正其名教曰逆取順守保大定功安民和衆（方曰直刺武帝逆取不能順守）猶著大武之容曰未盡善也及周公遭變陳后稷先公風化之所由致王業之艱難者則皆農夫女工衣食之事也（毛詩七月序也）故自后稷之始基靜民十五王而文始平之十六王而武始居之十八王而康克安之（木國語十五王謂后稷不窋鞠陶公劉慶節皇僕差弗毀隃公非高圉亞圉公組大王王季文王也十八者加武王成王康王也）故其積基樹本經緯禮俗節理人情恤隱民事如此之纏綿也

陸曰世積忠厚便與深阻任數興

何曰此段是對后妃公主放後而言然段落不清

陸曰影賈南風之淫亂

陸曰影司馬氏以智力取魏

邵曰以周形晉前以見開基之不固後以見立法之多弊也

陸曰深今古之治要。

爰及上代雖文質異時功業不同及其安民立政者其揆一也（至此接入○晉○事○後○試○得○國○意○在○言○外○○○方○曰○只○此○一○語○盡）今晉之興也功烈於百王事掩於三代蓋有為以為之矣宜景

何曰以下自可作千秋金鑑惜乎梁之不悟也

帝而下莫之遵焉遺多難之時務伐英雄誅庶弟以便事不及脩公劉太王之仁也受遺輔政屢遇廢置故齊王不明不獲思庸於亮（魏志齊王芳字蒨卿明帝朋自

郡卿已見於前故引立司馬景王以太后令廢帝歸藩周事相形略點言不得如太甲之復歸於亳也）高貴沖人不得復子明辟（魏志高貴鄉公諱髦齊王廢即位魏

已足此下專以長春秋帝自出討文王朝于師政事風俗言之言高貴不得如成之復政也）二祖（文皇帝也）遏禪代之期不暇待參（五臣作三）分八百之會也是其創基立本異於先代者也又加之以朝寡純德之士鄉老不二之老（不二謂不八、字又亡為下文提綱之臣）風俗淪僻恥尚失所學者以莊老為宗而黜六經談者以虛薄為辯而賤名儉（善行身者以放濁為通而狹節信進仕者以苟得為貴而鄙若正當官者以埽空為

陸曰是何朝廷那得長久。

此極言晉之敝政映帶周事有情行文有虛說處。

高而笑勤恪（埽空埽自著空也）是以目三公以請托之稱（蔡謨言時名曰三公皆請然自放杭爾無為也或改為蕭机未妥）標上議以虛談之名劉頌屢言治道傅咸每糾邪正皆謂之俗吏（晉書劉頌在朝忠正才經政事武帝重之訪以治道頌忠心陳奏多所施行又尚書郭欽山起妹葬疾病不僻左丞傅咸糾之）其倚杖虛曠依阿無心者皆名重海內若夫文王日昃不暇食仲山甫夙夜匪懈者蓋共嗤點（五臣作譏）以為灰塵而相詬病矣（詬恥也）由是毀譽亂於善惡之實情慝奔於貨慾之塗選者為人擇官官者為身擇利而秉鈞當軸之士身兼官以十數（鹽鐵論車丞相當軸處中括囊不言）大極其尊小錄其要幾事之失十恒八九而世族貴戚之子弟陵邁超越不拘資次悠悠風塵皆奔競之士列官千百無讓賢之舉子貢（劉實字）著崇讓而莫之省子雅（劉誦字）制九班而不得用（晉書劉頌轉吏部尚書為九班之制為裴頠所駁）

陸曰風俗至此宜其衰也。此爲賈后伏案

陸曰只賈充妻子足概之矣。

長虞傳贊字數直筆而不能糾其婦女莊飾織維皆取成於婢僕（織維理綜）綿也未嘗知女工絲枲之業中饋酒食之事也（枲麻也）先時而昏任情而動故皆不恥淫佚之過不拘妒忌之惡有逆于舅姑有反易剛柔（婦陵夫也）有殺戮妾媵有黷亂上下父兄弗之罪也天下莫之（應上）非也又況責之閨門教於古修貞順於今以輔佐君子者哉禮法刑政於此大壞如室斯構而去其甍桷（甍棟也）如水斯積而決其隄防如火斯盛而離其薪燎也國之將亡本必先顛其此之謂乎故觀阮籍之行而覺禮教崩弛之所由察庾純賈充之事而見師尹之多僻（晉紀賈充變祭官庾純後至充曰君行常居人前今何以佐後純曰有小市井事未了是以後世祭言純乃稱爲伍伯又曰充之先爲市儈故以戲答）考平吳之功二有（二有猶言九有）卿將帥之不讓（晉紀王濬愾久造江而王濬先之乃表陳伐吳不受節度濬自陳曰臣有滅吳之勳而賈充妬害不賞）

以下証前華○老爲宗數句意

方曰再將上文未盡之意痛切言之上渾指其意此明舉其人其事以實之章旨故以法文變。

方曰承上八事之失如此即中才處之猶難用四句全力趕跌入惠帝。

何曰論懷愍作餘波。

實繁有徒欲措南箕成此貝錦（思郭欽上書言鄙覽傳元）思郭欽之謀而悟戎狄之有釁（晉紀郭欽上書言戎狄爲患帝弗聽）覽傳元劉毅之言而得百官之邪（晉紀傅元上書曰秦亡之病復發於今又上顧謂劉毅曰朕方漢何主對曰桓靈帝曰吾雖不及古賢猶愈已）賂之彰（晉紀傳咸止書曰貨賂流行所宜深絕又魯褒字元道作錢神論）民風國勢如此雖以中庸之才守文之主治之幸有必見之於祭祀季札必得之於聲樂（左傳辛有適伊川見被髮而祭於野者曰不及百年此其戎乎其禮先亡矣）范燮必爲之請死賈誼必爲之痛哭（左傳范燮反自鄢陵之役使宗祝祈死曰君無禮而克敵天益其疾矣受我者唯祝使我速死無及於難范氏之禍也漢書賈誼上疏曰可爲痛哭者一）又況我惠帝以蕩五臣（五臣作放）蕩之德臨之哉故賈后肆虐於六宮韓午助亂於外內其所由來者漸矣豈特繫一婦人之惡乎（晉紀惠帝娶賈后甚妒有孕者輒殺之或以手擊墮之子隨刃墜又韓壽與賈午賈始助亂）懷帝承亂之後得位羈於彊臣（晉懷紀太傅東海王越總兵輔政五臣無之後二字連得位爲句）愍

何曰以下致亂極思治之意。

帝奔播之後徒厠其虛名（晉紀洛京傾覆秦王業避難密南趨許潁豫州刺閻鼎立以爲主秦王愍帝也）天下之政。

昌（晉紀太康五年八月嘉禾生南昌九月懷帝生）望氣者又云豫章有天子氣及國家多難宗室迭興以愍懷之正淮南之壯成都之功長沙之權皆卒於傾覆（晉書愍懷爲太子賈后妃害滋甚屢爲愍懷皇太子文淮南王允趙王倫長沙王乂俱誅滅而懷帝始得以諸王爲天子也）而懷帝以豫章王登天位劉向之讖云滅亡之後有少如（五臣作而）水名者得之起事者據秦川西南乃得其朋（劉向讖文益預設之以爲後驗者）案愍帝蓋秦王之子也（五臣無其字也字）得位於長安（五臣無此二字）固秦地也而西以南陽王爲右丞相（謂西南得朋也）東以琅邪王爲左丞相（晉紀愍帝詔琅邪王叔父爲侍中左丞相督陝東諸軍事右丞相南陽王保督陝右諸軍事）上諱業故改鄴爲臨漳漳水名也由此推之亦方曰此處案無洗。

陸曰結上文可起下文法極妙。

有徵祥而皇極不建禍辱及身豈上帝臨我而貳其心將由人能宏道非道宏人者乎淳耀之烈未渝故大命重集于中宗元皇帝（諱睿字景文嗣爲琅邪王愍帝崩于平陽陟皇帝位國語黎爲高辛氏火正以淳耀敦大光照四方夫成天地之大功者其子孫未嘗不章渝變也晉黎後故云未渝）

孫月峯曰氣勢宏暢辭華亦整贍中間字句雖未極雕刻然却下得斟酌有分曉無冗無率佳讀既好熟讀亦不厭。

下得天下者秦以強暴晉以智力皆非開基正道其守天下也秦則相承以暴晉則漸即於淫至於其源自上其流及下則晉之簸較秦尤劇蓋酷烈者法難犯廢弛者弊易滋也篇中引周事爲創守之準而歷敘晉代覆亡之迹段段與周相反自然國祚不長議論詳確氣勢坌涌犬牙局亦從過秦論來。

何義門曰平冗失裁○又曰雖未俊健然自慤切晉文之最優者也。

邵子湘曰畧倣過秦而無其筆力議論既正亦多驚語惜冗長欠遒勁耳然自是大篇。

方伯海曰三代以下混一區宇不再世而亡秦與隋也不再世而亂禍莫酷於晉究其致此之由總由付託非人故亡秦

者李斯趙高亡隋者宇文述楊素亡西晉偏安江左者賈充
楊駿而究極本根皆因經制不立事多苟且夫以漢惠之弱
僅得中材之佐如平勃尚能誅諸呂安劉氏經制定也武帝
平吳之後君臣相說晏於酒色外有覆餗之臣內有溫姬之
嬖全無經國遠謀何曾之言預爲他日左衽而其失策尤甚
莫如處降羌於內地消武備於軍府所云方岳無鈞石之鎮
關門無結草之固也加以惠帝昏愚明知此座可憎不爲早
擇元良豫求端人碩士養其不中不才付之賈充楊駿之手
踐祚未幾變起宮闈禍延省閣假叔父之親謀篡逆之事脅
內屠滅彼此操戈因茲內亂召諸外侮家不習戰將不知兵
武備廢弛一至於此而諸臣尚猶手執麈尾高談老莊白馬
清流乃其自取所痛者河洛爲墟耳至於開本樹基責其不
能如周家積累三代以下興王崛起不必皆由先烈但其不
能逆取順守既無忠厚之澤於先又負弒逆之名於後官方
不澄憒施未遍國有蠹政野無善俗民心去晉固亦有由此
論事理詳明誠可爲千秋龜鑑矣

范蔚宗後漢書皇后紀論音義案後漢書此是卷首序體非論下宮者逸民傳論沈約宋書恩倖傳論並同此誤

夏殷以上后妃之制其文略矣周禮王者立后三夫人九嬪二
十七世婦八十一女御（見周禮御女）以備內職焉（見周禮鄭元註）后正位宮闈同
體天王夫人坐論婦禮九嬪掌教四德世婦主知喪祭賓客女
御序于王之燕寢頒官分務各有典司（並見周禮天官九嬪世婦女御）女史彤管記
功書過（見天官女史）若有保阿之訓動有環珮之聲進賢才以輔佐君
子衷窈窕而不淫其色所以能述宣陰化修成內則閨房肅雍
險謁（五臣作詖）不行者也故康王晚朝關雎作諷宣后晏起姜氏請誓
軌制無章（僭縱則後宮無定數無章則尊卑無差等）齊桓有如夫人者六人（見左僖十八年）晉獻升戎

以上前代之得
以下後代之失
先用四句盧領

列女傳周之康王夫人晏出作關雎之歌以感諷之又宣王晏起姜后待罪永巷屢見前

女爲元妃見左傳四年終於五子之亂家嗣遘屯五子齊桓五公子也家嗣晉太子申生也爰逮戰國風憲愈薄適情任欲顚倒衣裳以至破國亡身不可勝數斯固輕禮弛防先色後德者也秦幷天下多自驕大官備七國爵列八品秦幷六國設內職皆倣置之而爵列八品焉後漢作九品漢書漢因秦稱號正嫡稱皇后妾皆稱夫人又有美人良人八子七子長使少使之號焉漢興高祖睹戚姬愛幸常從呂后年長常留守希見天藏禮古大臣坐污穢淫亂男女亡別者不曰汚穢曰帷薄不修帷薄謂閨房桓子新論文帝慎夫人與皇后同席以亂尊卑然而納選尚簡飾玩華小少華後漢作自武元之後世增淫費至乃掖庭三千增級十四武帝置婕妤娙娥容華充衣元帝又加昭儀通前八品爲十四等妖倖毀政之符外姻亂邦之迹前史載之詳矣妖倖以妖麗取倖也及光武中興斷雕爲朴六宮稱號周禮註王后正嬪一九嬪五一是爲六宮也夫人以下分居焉唯皇后貴人後漢書又有貴人二字金印紫綬俸不過粟

張曰臨朝六后實高文爲之濫觴而其弊遂不可救

數十斛又置美人宮人采女三等采女採擇也直無爵秩歲時賞賜充給而已漢法常因八月算民算計人口多少也遣中大夫與掖庭丞及相工於洛陽鄉中閱視良家童女年十三以上二十以下姿色端麗合法相者載還後宮擇視可否乃用登御所以明慎聘納詳求淑哲明帝聿遵先旨宮教頗修登建嬪后必先令德內無出閤之言權無私溺之授可謂矯其弊矣向使因設外戚之禁編著甲令漢書註用令者前帝第一令也改正后妃之制貽厥方來豈不休哉雖御已有度而防閑未篤故孝章以下漸用色授色授則禮防漸弛恩隆好合遂忘濡蟲濡猶也何曰卽溜字今本後漢作溜自古雖主幼時艱王家多釁委成家宰簡求忠貞未有專任婦人斷割重器重器神器也惟秦芊芈太后宣太后秦襄王母楚人姓

張曰兩漢豪法惟北武明帝差正然獨太后攝位一節不改故卒有六后臨朝之禍方曰忽以議論從中一斷然後由漢之得入漢之失文方不膠粘一片

芊始攝政事故穰侯權重於昭王家富於嬴國見史記秦本紀漢仍其謬
知患莫改東京皇統屢絕權歸女主外立者四帝安帝鄧太后與兄隲定策禁中立之
安帝閻太后與兄顯立濟北惠王子北鄉侯懿桓帝臨朝和熹鄧皇后立之殤帝即位
帝深太后與兄蕫立之質帝賨太后與父武立之臨朝者六后竟德賨皇后和帝即位
帝臨朝安思閻皇后立少帝臨朝順烈梁皇后立沖帝臨朝桓思竇皇后立靈帝臨朝尊
脩等遷太后於南宮雲臺盡思何皇后皇子辯即位臨朝董卓遷於永安宮並見後漢書莫
張曰極言離朝之弊
不定策帷帝亦委事父兄貪孩童以久其政抑明賢以專其威
（八〇字の詳し盡）
任重道悠利深禍速身犯霧露於雲臺之上家纓緤紲於固犴
亦非后戚之
利岸之下後漢書謝弼上封事曰竇太后幽隔空宮如有霧露之疾陛下何面目以見天下燔滅連踵傾軼繼路傾軼猶覆轍
而赴蹈不息燋爛爲期赴蹈赴湯蹈火也後漢書朱穆疏曰養魚沸鼎之中棲鳥烈火之上用之不時必見燋爛也終於陵
夷大運淪亡神寶詩書所歎略同一揆詩曰赫赫宗周褒姒滅之書曰古人有言牝雞之晨惟家之索故
考列行迹以爲皇后本紀雖成敗事異而同居正號者並列于
篇其以恩私追尊非當世所奉者則隨他事附出親屬別書各
依列傳其餘無所見則係之此紀以繼西京外戚云爾私恩謂桓順外立以
私恩尊其母后之類
孫月峰曰平平敘去。腴暢有之筆力殊弱。鍛鍊亦未至。
孫執升曰尊崇外戚偏任奄人皆母后臨朝所必至也事始於秦。禍烈於漢覆轍相尋。傳爲家法。殊可浩歎篇中就漢言之已足爲千古炯戒。

范蔚宗後漢書二十八將傳論

論曰中興二十八將前世以爲十。愚二十八宿未之詳也。（中興謂漢有天下再興也）然咸能感會風雲奮其智勇。（發揚）翊爲佐命。亦各志能之士也。（後漢注已上皆華嶠之辭）議者多非光武不以功臣任職。至使英姿茂績委而勿用。然原夫深圖遠算。固將有以焉爾。若乃王道既衰。降及霸德。猶能授受惟庸。勳賢皆序。（管仲隰朋之迭升桓世。先軫趙衰之同列文朝。）可謂兼通矣。（兼通謂動與賢相兼也）降自秦漢。世資戰力。至於翼扶王室。皆武人屈（五臣本編）起。亦有鬻繒屠狗。（樊噲以屠狗爲事）輕猾之徒。（漢書灌嬰睢陽販繒者也）或崇以連城之賞。或任以阿衡之地。（漢書酈商蒲國大者跨州兼郡連城數十）故勢疑則隙生。力侔則亂起。蕭蕭紲信。（韓信樊噲）且猶縲紲信越。（彭越）終見葅

何曰北說疑出韓書

張曰光武惟不任功臣。故諸將並得以功名延慶于後。而無讒猜縲紲信越之患。此其稱爲深圖遠算也

郡曰兼有不能保全邊塞賢路之意下文應之陸曰勸臣之弊有終灌園不能容賈生也

孫曰論得盡但曰郭正城云功臣不宜督課若六亦宜旁招此議發光武所以不任功臣識

陸曰不使元勳與寒酸爭路正良策也

功峻文深憲責成吏職建武之世（建武光武年號）侯者百數若夫數公者則與參國議（數公卽寇鄧等也後漢賈復傳帝方以吏事責三公故功臣並不用是時列侯唯高密固始膠東三侯與公卿參議國大事）分均休咎其餘並優以寬科完其封祿莫不終以功名延慶于後昔留侯以爲高祖悉用蕭曹故人（五臣有而字）郭伋亦譏南陽多顯鄭與又戒功臣專任（漢書上望見諸將偶語曰此何語也張良曰此謀反耳陛下起布衣與此屬取天下已爲天子而所封皆蕭曹故人所誅皆平生仇怨故謀反耳後漢書光武以郭伋爲并州牧過京師謝恩帝卽引見伋因言選補衆職當簡天下賢俊不宜專用南陽人帝納之又鄭興上疏曰道路流言咸曰朝廷欲用功臣功臣用則位謬矣）夫崇恩偏授易啟私溺之失至公均被必廣招賢之路意者不其然乎永平中顯宗（明帝）追感前世功臣乃圖畫二十八將於南宮雲臺其外又有王常李通竇融卓茂合三十二人故依（五臣有其字）本第係之篇末以志功（五臣有臣字）次云爾

戮（五臣作繇）不其然乎自茲以降訖于（五臣作迄乎）孝武宰輔五世（高惠文景至武帝凡五世）莫非公侯遂使縉紳道塞賢能蔽壅朝有世及之私下多抱關之怨（世及父子相承也漢書蕭望之署小苑東門侯王伸翁謂曰不肯錄反抱關爲）其懷道無聞委身草莽者亦何可勝言故光武鑒前事之違存矯枉之志雖寇鄧（寇恂鄧禹）之高勳耿賈（耿弇賈復）之鴻烈分土不過大縣數四所加特進朝請（冲）而已祭邕獨斷諸侯功德優盛朝廷所異者賜位特進位在三公下漢書註律春曰朝秋曰覲五臣所加下有不過三字）觀其治平臨政課職責咎將所謂道之以法齊之以刑者乎若格之功臣其傷已甚（甚也）何者直繩則虧喪恩舊撓情則違廢禁典選德則功不必厚舉勞則人或未賢參任則羣心難塞並列則其弊未遠不得不校其勝否卽以事相權（言尊功而不尊德此功權於德可（一本謂）兩（一本得）德而不任功此德權於功）故高秩厚禮允答元

孫月峰曰持論平正遣詞雅細然大約是排體乏跌宕之致

陸雨侯曰出而安攘八而調燮世寧有幾況同榆沐者或多鷙鳥挾寵之人藉祿蔭者不無庸下豢安之子不任之未必非勝籌也

方伯海曰光武坦白同高祖而細密過之光武知學高祖不知學也高祖於人多謾罵光武事事璧高祖之弊高祖疑功臣光武不疑功臣高祖任外戚光武不任外戚和厚寬平無刻薄寡恩之事由處置得其道也不任功臣有所以不任之故論得推闡無微○三代以下保全功臣者漢光武唐太宗宋藝祖史傳可稽明太祖則多慚德所以能保全皆由不任職子謂酬勳各與以一縣使之自食所入民事責之縣官更何所施其逆謀入亦自愛其爵土傳及子孫矣然則功臣不終其亦國家處置有所未善乎

何曰發端不類

陸曰通關中人便非美事

范蔚宗宦者傳論宦者養也養閹人爲之守宮也後漢用之尊重故集爲傳論

易曰天垂象聖人則之宦者四星在皇位之側故周禮置宮亦備其數閽者守中門之禁寺侍人掌女宮之戒又云王之正內者五人見周禮天官閽人寺人正內路鼓也月令仲冬[五臣有命字]閽尹審門閭謹房室禮記文詩之小雅亦有巷伯刺讒之篇詩傳巷伯內小臣也然宦人之在王朝者其來舊矣將以其體非全氣無陽道情志專良通關中人易以役養乎然而後世因之才任稍廣其能者則勃貂管蘇有功於楚晉勃貂即勃鞮寺人披也見左傳二十四年新序楚莊王以義遣我以禮與處不安不見不思然而有德焉吾死後爾之于朝景監繆賢著庸於秦趙庸功也史記商鞅入秦因孝公寵臣景監以求見又趙求人使報秦者未得宣者令繆賢曰足合人間相知可使及其弊也則豎刁見左傳十年伊戾禍宋見左襄二十六年漢興仍襲秦制置中常侍官然亦引

何曰高后句伏筆見宦者用事所由

用士人以參其選皆銀璫左貂給事殿省（璫貂宦者服飾）及高后稱制（天子命令曰制制非皇后所行故曰稱也）乃以張卿為大謁者（謁者宦人官名）出入臥內受宣詔命文帝時有趙談北宮伯子頗見親倖至於孝武亦愛李延年帝數宴後庭或潛游離館故請奏機事多以宦人主之元帝之世史游為黃門令勤心納忠有所補益（漢書急就一篇元帝黃門令史游作）其後宏恭石顯以佞險自進卒有蕭周之禍損穢帝德焉（漢書龔望之與周堪建議以為罷中尚書宦官應古不近刑人意大與石顯忤後皆害焉望之自殺堪廢錮）中興之初宦官悉用閹人不復雜調他士（調選也）至永平（明帝）中始置員數中常侍四人小黃門十人和帝即祚幼弱而竇憲兄弟專總權威（後漢書和帝年十歲即位竇憲太后之兄也）內外臣僚莫由親接所與居者唯閹宦而已故鄭衆得專謀禁中終除大憝（漢書註省中本為禁中蔡邕曰禁中者門戶有禁非侍御不得入故曰禁中）遂享分土之封超登公卿之位於是中官始盛焉

何曰謀宦者之盛作三段層次始終與宦閹外戚相表裏

鄧曰謀宦官之禍始於和帝極於獻帝

張曰宦官之禍始於和帝極於獻帝

方曰只數筆括多少事蹟

自明帝以後迄乎延平（安帝年號）委用漸大而其員數稍增中常侍至有十人小黃門亦二十人（一無亦字）改以金璫右貂兼領卿署之職鄧后以女主臨政而萬機殷遠（和僖鄧后見皇后紀論）朝臣國議無由參斷帷幄稱制下令不出房闥之間不得不委用刑人寄之國命（後漢書自和熹太后以女主稱制不接公卿乃以閹人為常侍小黃門通命兩宮）手握王爵口含天憲（二語本後漢謙議大夫劉陶疏）非復掖庭永巷之職閨牖房闥之任也（漢書掖庭入永永巷入應上一本作閨）其後孫程定立順之功曹騰參建桓之策（後漢書孫程字）

雅卿安帝時為中黃門時江京等廢皇太子為濟陰王明年帝崩立北鄉侯為天子十月北鄉侯疾篤程謂濟陰王謁者長興渠曰王以嫡統廢卿若北鄉不起共斬江京事乃可成渠然之北鄉薨程與十八人謀于西鍾下皆截衣為誓斬江京迎濟陰王立之是為順帝封程浮陽侯又曹騰遷中常侍桓帝立騰以定策封費亭侯大長秋

俞曰非托公正不能固主壓服諸五侯人心姦入之初類然

此寫宦官在外把持朝權孫曰語非不華然却是六朝常套

此寫宦官窮奢極欲

此寫宦官結黨立接殺戮忠良

謀梁冀受錢（後漢書桓帝呼單超等五人謀誅梁冀單超僧出血爲盟詔收冀悉誅之超封新豐侯徐璜武原侯具瑗東武侯左悺上蔡侯唐衡汝陽侯五人同日封故俗謂五侯）迹因公正恩固主心故中外服從上下屏氣（屏氣言恐懼也）或稱伊霍（伊尹霍光）之勳無謝於往載或謂良平（張良陳平）之畫復興於當今雖時有忠公（蔡註忠公指宦者）而競見排斥舉動迴山海呼吸變霜露阿旨曲求則寵光（一作光寵）三族直情忤意則參夷五宗漢之綱紀大亂矣若夫高冠長劍（武士服）紆朱懷金（虎銅虎符也）者布滿宮闈（後漢作闥）直茅分虎南面臣民者蓋以十數（虎符）府署者第館綦（一作棊）列（宋本作刻）於都鄙子弟支附過半於州國南金和寶冰紈霧穀之積盈物列珍藏嬪（一作嬙）媛侍兒歌童舞女之玩充備綺室狗馬飾彫文土木被縠繡皆剡剡萌（一作氓）黎競恣奢欲（五臣競恣作恣極）揣雷明賢專樹黨類其有更相援引希附

張曰桓帝藉曹騰而立以致禍及獻帝是知唐資突厥而世有戎狄之患晉借契丹而終有播遷之辱大較用小人以得利未有不受其禍者也

孫曰武進雖謀未盡善而歸之運極最是

邵曰極言漢末宦者之禍前云始盛此云運極未以始終字總收說得漂漂可

疆者皆腐身薰子以自衒達（漢書注古者腐刑必薰合之五臣無皆字）同弊相濟故其徒有繁敗國蠹政之事不可殫書所以海內嗟毒志士窮棲寇劇緣間搖亂區夏（緣間謂乘間隙也雖忠良懷憤時或奮發而言出禍從旋見孳戮因復大考鉤黨轉相誣染（鉤黨鉤取同類連治之也）凡稱善士莫不罹被災毒實武何進位崇戚近乘九服之資怨協羣英之勢力而以疑留不斷至於殄敗斯亦運之極乎（後漢書竇武女立爲皇后武爲大將軍謀誅中官謀泄張讓趙忠等因進入省共殺進）雖袁紹勦行芟夷無餘（後漢書袁紹勒兵所過趙忠捕宦官無少長悉斬之）然以暴易亂亦何云及自曹騰說梁冀竟立昏弱（謂桓帝也）魏武因之遂遷寵鼎（魏武曹騰之孫曹操也寵鼎國之守器喻帝位也）所謂君以此始必以此終信乎其然矣（謂始以曹騰得位繼而亡于曹氏是以此始以此終也一無乎字）

孫月峰曰亦是平鋪直敘文字比班氏稍加典綴而蒼勁不及

陸生生曰小忠結上託黨毒人從來宦者如出一轍然竊權之極思好天位則曹魏之兒更是古所未有矣此論筆老而華

何義門曰宦官之禍與女主臨朝相表裡當與皇后紀論相參考

方伯海曰入手據周官明宦寺之職不過司禁門內外出入由春秋而戰國所用之人亦各有賢否西漢呂后專制漸干事權至元帝始盛東漢之初員數品秩各有限制和帝以後鄭衆誅竇憲有功自是權去外戚勢歸宦官太阿在手朝廷刑賞皆由掌握害及忠賢禍延縉紳遂至兵入紫闥血流掖庭曹操因乘機遷後漢諸害斯酷矣但宦官所以不敢擅權與政亦須一段處置本領此只見其流未窮其源則於本領鬆也○宦官所以攬權總由人主不接見大臣之弊王命由以出納奸弊如何不生漢申屠嘉得檄召鄧通韓魏公出空頭勅牌配任守忠權歸冢宰彼雖內通宮妾亦何能為也

范蔚宗逸民傳論 何晏論語注逸民言節行超逸五臣無傳字

易稱遯之時義大矣哉 遯卦彖辭 又曰不事王侯高尚其事 蠱卦爻辭 是以堯稱則天而不屈潁陽之高武盡美矣 起後○光武肅宗 終全孤竹之潔自茲以降 白有等級 風流彌繁長往之軌未殊而感致之數匪一或隱居以求其志或迴避以全其道或靜已以鎮其躁或去危以圖其安或垢俗以動其槩或疵物以激其清 槩清操也 然觀其甘心獻畝之中憔悴江海之上 五臣無觀字 豈必親魚鳥樂林草哉亦云介性所至而已 後漢介性作性分 故蒙恥之賓屢黜不去其國 列女傳柳下惠死妻誄之曰蒙恥救民德彌大兮雖遇三黜終不黜兮 節千乘莫移其情 謂魯仲連也 適使矯易去就則不能相為矣彼雖徑徑有類沽名者然而蟬蛻囂埃之中自致寰區之外 淮南子蟬飲而不食三十日而

孫曰矣字奏得郝妙

陸曰隱居求志數句此正感致之數匪一也

方曰介性二字斷得盡

方曰贊語不煩
孫執升曰義憤
者蘊藉二字始
見深閎莫解

蜕　異夫飾智巧以逐浮利者乎尚卿有言曰志意修則驕富貴（揚○○○

此便是培養節義廉恥故桓靈之世政亂於上猶俗美於下甚至鉤黨變生端人正士甘死如飴則元氣綿遠也篇中把介性作眼目持論固自有見

何曰此篇專是論詩因謝客而發耳

方曰有生民便有歌詠補上一層周匝

周衰文風始於屈原卽繼以兩漢一氣說下

何曰司馬以後平子尤爲秀出特舉斯入固是眞賞

沈休文宋書謝靈運傳論 約修宋書至靈運傳因著此論 何曰有宋文章靈運爲冠故系之耳

史臣曰民稟天地之靈含五常之德剛柔迭用喜慍分情夫志動於中則歌詠外發六義所因四始攸繫升降謳謠紛披風什 謳詩鹿鳴之什題注云雅頌無諸國別故以十篇爲一卷而謂之什今俗用風詩篇名而亦稱什者非

懷靈理無或異然則歌詠所興宜自生民始也周室既衰風流彌著 幽厲之時多有諷刺在下祖習如風之散如水之流故曰彌著

屈平宋玉導清源於前賈誼相如振芳塵於後英辭潤金石高義薄雲天自茲以降情志愈廣王褒劉向楊雄班 班固 崔駰蔡 蔡邕 之徒異軌同奔遞相師祖雖清辭麗曲時發乎篇而蕪音累氣固亦多矣 累猶貫也若夫平子 張衡 艷發文以情變絕唱高蹤久無嗣響至於建安 獻帝年號 曹氏基命三祖 魏武帝文帝明帝也

建安

何曰詩品以公幹配陳王而子意獨在仲宣及得此論益歎休文權衡之審

西晉

陳王曹植 咸蓄盛藻甫乃以情緯文以文被質甫始也緯猶織也自漢至魏一總四百餘年辭人才子文體三變相如工爲形似之言二班叔皮孟堅長於情理之說情理謂得事之實也宋書二班作班固子建仲宣以氣質爲體氣質謂有力也並標能擅美獨映當時是以一世之士各相慕習源其飇標流所始飇風也流派也莫不同祖風騷徒以賞好異情故意製相詭詭變也降及元康惠帝年號潘陸陸機特秀律異班班固賈賈誼體變曹曹植王王粲縟旨星稠繁文綺合何曰謂對偶漸盛也綴平臺之逸響采南皮之高韻漢書陸賈傳老王廣治睢陽城爲梗道自宮連屬於平臺三十餘里招延四方豪傑南皮魏文帝所遊也見與吳質書遺風餘烈事極江右江右西晉也在晉中興元風獨扇爲學者宗自建武光武帝年號暨于義熙安帝年號歷載將百雖比譽聯辭

宋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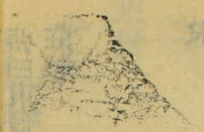
張曰東晉多祖莊老

方曰以上歷論諸家之文以下獨抒己之所見

陸曰若此則文可不板

波屬雲委作綴莫不寄言上德莊老記意元珠即莊子道德經上德不德是以有德謂無爲之化也莊子黃帝遊赤水登昆侖遺其元珠喻至道也遒麗之辭無聞焉耳仲文殷仲文始革孫綽孫許許詢之風叔源謝混字大變太元晉武帝年號之氣爰逮宋氏顏延年謝靈運騰聲靈運之興會標舉延年之體裁明密興會情興所會體裁制也並方軌前秀垂範後昆若夫敷衽論心商榷前藻衽衣襟也言遺詞也工拙之數如有可言夫五色相宣八音協暢由乎元黃律呂各適物宜欲使宮羽相變低昂舛節舛雜也若前有浮聲則後須切響何曰浮切即是輕重今曲家猶解講陰陽清濁一簡之內音韻盡殊一簡謂一行也兩句之中輕重悉異妙達此旨始可言文至於先士茂製諷高歷賞先士先代作文之士也子建函京之作仲宣灞岸之篇子建贈丁儀王粲詩從軍度函谷驅馬過西京王仲宣七哀詩南登灞陸岸迴首望長安子荊零雨之章正長朔風之句孫子荊陸陽侯詩晨

陸曰作文宜如是。



隱然自謂

風飄岐路雲雨被秋草王正長雜詩朔風動秋草邊馬有歸心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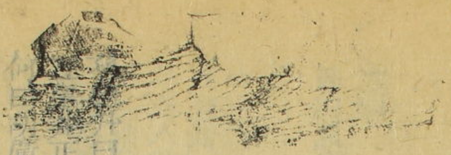
高前式自靈均屈原以來多歷年代宋書靈均作騷人雖文體稍精而此秘未覩何曰今本宋書無多歷年字至於高言妙句音韻天成皆暗與理合

胚由思至范曄自序性別宮商識清濁斯自然也觀古今文人多不會于此處縱有會此者不必從根本中來張蔡曹王會無先覺潘陸顏謝去之彌遠世之知音者有以得之此言非謬如曰不然請待來哲

孫月峯曰評論歷來作者頗得大槩乃其意所獨貴則似在音調耳遣詞未甚鍊淨然亦微有華采

邵子湘曰論詩學源流最詳細可依據其言聲律處是休文獨得之秘以齊梁聲病開唐人近體之先者

方伯海曰由屈宋而漢魏文體三變由西晉東晉而宋文體又三變然其體裁總不遠乎古初況休文始嚴四音之辨古體方變為近體今之五七言律是也學者競趨於是遂至數典而忘其祖屈宋以下槩置不觀是休文以窺古人不傳之秘為功之首子謂以啓學者蔑古之弊又罪之魁也且三百篇中若云遣調莫過於十五國風若云設色孰加於東山七月及二雅三頌遂欲以此矜為獨得將靈均以後許多巨手盡行放倒此乃從來文士相掩惡習若據其言為信誠然乎哉



於朗歌後釣於渭頃文王立為太師非論公侯之世鼎食之資明哉

屠釣鼓事也版築賤役也大公起為周師傅說士為殷相初不

逮于二漢茲道未革胡廣累世農夫伯始致位公相黃霸鹽豉之子叔度名動京師

後漢書胡廣字伯始少孤貧躬親農業年十二至太尉公府拜尚書郎凡一復司空再作司徒三至太尉区

叔度而陳蕃陸朝而歎曰叔度若在吾不敢自保家無以正

後漢書黃憲字叔度汝南慎陽人世貧賤父為牛醫同郡陳蕃陸朝而歎曰叔度若在吾不敢自保家無以正

伯於汝潛

後漢書黃憲字叔度汝南慎陽人世貧賤父為牛醫同郡陳蕃陸朝而歎曰叔度若在吾不敢自保家無以正

書以之可見

注叔度而陳蕃陸朝而歎曰叔度若在吾不敢自保家無以正

為其前蘆而生乃娃明名

後漢書黃憲字叔度汝南慎陽人世貧賤父為牛醫同郡陳蕃陸朝而歎曰叔度若在吾不敢自保家無以正

後登三司若中庸之號

且士任子居朝咸有職業雖七葉珥貂

見太仲

西漢

劉史誌而待中身奉奏事又分掌御服

劉東方朔劉黃門侍郎

孫執升曰名字互舉非正法

何曰胡廣當作臣衡以前後漢書攷之可見注家無改正者若伯始亦嘗作雅圭

沈休文恩倖傳論

約言當時遇幸會者即時好宮文以晉宋之間皆取門戶不任才能改作此論

夫君子小人類物之通稱五臣無通字蹈道則爲君子違之則爲小人。屠釣卑事也版築賤役也太公起爲周師傅說去爲殷相殷周取人不由門第太公望初屠牛於朝歌後釣於渭濱文王立爲太師非論公侯之世鼎食之資明敭同揚幽仄唯才是與。逮于二漢茲道未革胡廣累聲世農夫伯始致位公相黃憲牛豎之子叔度名動京師後漢書胡廣字伯始少孤貧躬孝廉試以章奏爲天下第一旬月拜尚書郎凡一履司空再作司徒三登太尉又黃憲字叔度南陽人世貧賤父爲牛豎同郡陳蕃陽朝而歎曰叔度若在吾不敢先佩印綬周密爲辛雜職後棄胡廣以五月五日生本姓黃父母惡之藏以葫蘆棄之河流岸側居人收養及長以爲托葫蘆而生乃姓胡名廣後登三司有中庸之號且士一作任子居朝咸有職業雖七葉珥貂見崇西漢見太仲詠史詩而侍中身奉奏事又分掌御服漢書註入侍天子故曰侍中除書表奏皆掌署之出則佩璽抱劍東方朔爲黃門侍郎執戟殿下見客五臣難郡作都縣掾史宋書作史並出豪家

負戈宿衛皆由勢族（掾吏卑位負戈賤役豪家世族咸亦爲之言無貴賤之異也）非若晚代分爲二塗者也（晚代謂魏晉也二塗謂士庶也）漢末喪亂魏武始基軍中倉卒權立九品蓋以論人才優劣非謂世族高卑（本意原屬無弊）因此相沿遂爲成法自魏至晉莫之能改州都郡正以才品人（傅子魏司空陳群始立九品之制郡置中正平人才之高下各爲輩目州置州都而總其義而舉世人才升降蓋寡徒以憑藉世資用相陵駕（人才不甚懸殊故因世資以成貴也）都正俗士斟酌時宜品目少多隨事俯仰（言法壞之漸也）劉毅所云下品無高門上品無賤族者也（晉書劉毅爲尚書左僕射上疏陳九品之弊曰上品無寒門下品無勢族言勢族之人不居下品寒門之子不若上班）歲月遷訛斯風漸篤凡厥衣冠莫非二品（言衣冠之族皆居二品之中良曰二品豪家世族也）自此以還遂成卑庶（衣冠以外皆同下科）周漢之道以智役愚臺隸參差用成等級（左傳入有十等剪臣隸隸臣僚僚臣僕僕臣臺臺魏晉以來以貴役賤士庶之科較覺小人得志必至於此千古同慨）

陸曰委衡量於俗士能得異人哉異人首受其咎隋哉

張曰此言壞法之漸

以上論恩澤以下論佞倖

方曰無正士君中朝久與猶惟此近侍因而有舅龍四句道盡

然有辨天人君南面九重奧絕陪奉朝夕義隔卿士階闥之任宜有司存既而恩以狎（一作狎）生信由恩固無可憚之姿有易親之色孝建（武帝年號）泰始（明帝年號）主威獨運宰置百司權不外假而刑政糾雜理難遍通耳目所寄事歸近習（禮記註近習天子所親幸也）賞罰之要是謂國權出納王命由其掌握於是方塗結軌輻湊同奔（輻湊如衆輻之集於轂）人主謂其身卑位薄以爲權不得重曾不知鼠憑社貴狐藉虎威（晏子春秋諫俟之人隱在君側猶社鼠不熏也去此乃治矣戰國策虎求百獸而食之得狐狐曰子無敢食我天帝命我掌百獸今子食我是逆天命也子以我爲不信吾先行子隨後觀百獸之畏我虎不知百獸之畏己而走也以爲畏狐也此喻臣藉君勢也）外無逼主之嫌內有專用之功勢傾天下未之或悟挾朋樹黨政以賄成鉄鉞窘病搆於牀第（子之曲窘病喻證謂成環疵也第簀也）服冕乘軒出於言笑之下（服冕乘軒言其能貴人也）南金北毳（毳毛聲）來悉方艫

素練（五臣作練）丹魄（五臣作珮）至皆兼兩（亮北堂書鈔之屬觜觿也曉虎魄色赤故曰丹）西京許史（蓋不足云晉朝王石未或能比（許皇后史良娣家皆勢傾天下王愷石崇皆富擬王者）及太宗（明帝）晚運慮經盛衰（以國之盛衰爲慮也）權倖之徒慴憚宗戚欲使幼主孤立永竊國權構造同異（與樹黨隙（以疎間親）帝弟宗王相繼屠勦民忘宋德雖非一塗寶祚夙傾實由於此嗚呼漢書有恩澤侯表又有佞倖傳今采其名列以爲恩倖篇云。

孫執升曰從用人流弊。說到恩倖。蓋廟廊失職則恩倖易於竊柄也。此是探原之論。後幅透發專權情狀更淋漓盡致。言者快心。讀者痛心矣。

孫曰典雅精密殆無一字輕下

孫曰割裂古雋字法西京已開有之至孟堅乃特擅此長如網漏稽首宅心股肱等字皆是。

班孟堅史述贊三首（固脩漢書自作敘傳而並述其旨方曰按此贊宜列從上公孫宏一類如何夾入論中間此是昭明混處）

述高帝紀第一（漢書高祖頌漢帝本系出自唐帝降及于周在秦作劉）

皇矣漢祖（纂堯之緒（漢書高祖頌漢帝本系出自唐帝降及于周在秦作劉）實天生德聰明神武秦人不綱（綱漏于楚（謂陳涉起兵于楚也）爰茲發迹斷蛇奮旅（即高祖斷蛇事）神母告符朱旗乃舉粵蹈秦郊嬰來稽首（叶黍謂秦王子嬰降也）革命創制三章是紀（高祖入秦與父老約法三章耳）應天順民五星同晷（晷光景也五星聚東井見西都賦五臣同作合）項氏畔換黜我巴漢（漢書項羽背約更立沛公爲漢王王巴蜀漢中）西土宅心戰士憤怨（西士謂長安也）乘豐而運席卷三秦（項羽封秦三將分王秦地故曰三秦）割據河山保此懷民股肱蕭曹社稷是經爪牙信布腹心良平（韓信英布張良陳平也）恭行天罰赫赫明明

述成紀第十

方曰成帝失德明飛燕失政由王鳳舉其大以立言。

孫曰盧邦於此插入固是小為錯綜亦不得不然。

孝成皇皇臨朝有光威儀之盛如珪如璋閫闇恣趙朝政在王鳳。恣趙謂飛燕姊妹儀也。在王謂帝舅王鳳也。炎炎燎火光允不陽。允信也。不陽謂不明也。漢書光作亦。

述韓英彭盧吳傳第四

信惟餓隸布實黥徒。韓信家貧寄食亭長又寄食于漂母故曰餓隸。英布少時客相之當刑而王及坐法黥欣然笑曰人相我當刑而王幾是乎。越亦狗盜芮尹江湖。彭越嘗漁鉅野澤中為盜。芮秦時鄱陽令也。作洮。甚得江湖間心號曰鄱君。以上皆見漢書。雲起龍驤化為侯王割有齊楚。韓信所封跨倚淮梁。布為淮南王。縮自同閈扞鎮我北疆。縮與陳豨有反狀亡入匈奴故曰惟殃。吳門曰閭縮為燕王故曰北疆。德薄位尊非祚惟殃。吳越為梁王。

克忠信亂嗣乃長。荊彥長沙王芈姓也。德薄則信越可知。言忠信則信越之叛忠信可知。互文見意言簡致曲。

陸兩侯曰五人人以兩字盡之。言縮之德薄。則信越可知。言吳之忠信則信越之叛忠信可知。互文見意言簡致曲。

范蔚宗後漢書光武紀贊

贊曰炎政中微大盜移國。謂莽也。九縣颺迴三精霧塞。九縣九州也。三民猶日月星也。一句是。厭淫詐神思反德世祖誕命靈貺自瓠。貺賜也。瓠表也。漢書世祖作光武。沈機先。一句是。秦作生。物深略緯文。周書經緯天地曰文。尋邑百萬虎羆為羣長轂雷野高旗蔽雲。

漢書劉聖公為天子以光武為偏將軍猶昆陽王莽遣王尋王邑將兵百萬旌旗輜車千里不絕又驅諸猛獸虎豹犀象之屬以助威武圍城數重光武奔之斬首數千級與敢死士三千人衝中堅尋邑陣亂遂殺王尋莽軍也。英威既振新都自焚。新都莽都也。後莽自焚死。虔劉庸代紛紜梁趙。虔劉殺也。庸鈞公孫述也。梁王劉永擅命睢陽自稱天子。趙者王郎椓天王於邯鄲。三河未澄四關重擾。三河洛陽也。四關長安也。謂朱鮪據洛陽赤眉據長安也。神旌乃顧遞行天討。金湯失險車書共道。靈慶既啓人謀咸贊。靈慶謂天符人。歸也。本也。光也。武也。謀也。斷也。極也。見謀謂衆議也。明明廟謀赳赳雄斷。廟謀廟算也。於烏赫有命系我皇漢。五臣皇作隆。